

實事白話報社出版

戲場閒話

李毓九署



第一集

研究計畫用書
中文系

鄭文惠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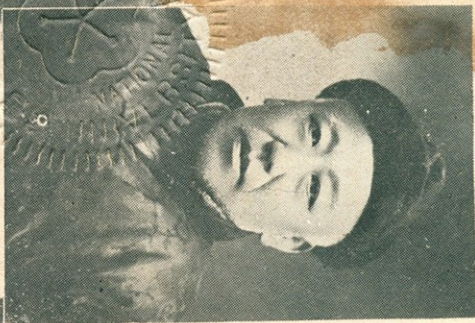
伶界春秋

戲界春秋
志同王卷頭
四

(上) 戲界著名小生王君又奎之題字

1536017

626673174



(下) 本書編者莊蔭堂戴蘭生何卓然之合像

585.1

714

(一一)

藝 於 游

實事白話報志存

(上) 戲界著名青衣程君艷秋之題字



丁卯十月程君時艷秋畫

程艷秋

(下) 戲界著名老生時君慧寶之畫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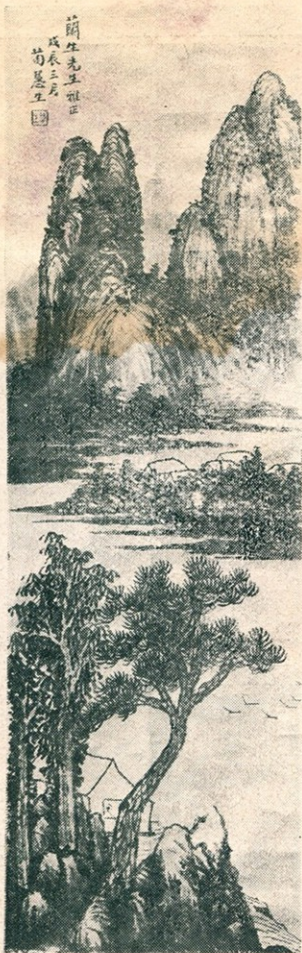
戲界
著名
畫家
王君
瑤卿
最近
傑作



荀君慧之畫松介眉之書

琴
清
魚
出
聆
音

戊辰五月既望松介眉



賦
就
鶴
來
探
句

已故 戲界 大王 譚君 翁培 四郎 探母 化裝



(五)

已故 武生 泰斗 兪君 菊笙 之長 坂坡 化裝



(六)

己故 戲界 的革 新家 田君 際雲 之斗 牛宮 化裝



(七)

已故 戲界 著名 丑角 羅君 壽山 探親 化裝



(八)

序

樂以昭德 歌以永言 古聖以之化民 孔門以之學道 而列邦之採風問俗 亦莫不於此徵之 樂歌之爲用大矣 非若後世徒供耳目之娛已也 自齊人有女樂之饋 而女伶以興 唐代有梨園之設 而男優始盛 其所以取悅於人者 已非古之遺意 迨後講求曲調 競尙新聲 旣失陶情適性之自然 尤乖教胃明倫之本旨 世人遂以游戲視之 然果揣摩盡致 扮演入神 亦足寓勸懲而資觀感 近世謂爲與社會教育有裨 良非虛語 昔年每演一劇 必原始要終 絕不減頭去尾 有一日僅演一劇者 有數日連演一劇者 俾聽者盡明真相 得以感發天良 用意至爲美善 今則節演一段 或傳會多端 靡曼其詞 使人茫無頭緒 殊可慨也 戴子蘭生有鑒於此 特輯戲場閒話一冊 於提倡之中寓勸勉之意 其有益於戲劇者非淺鮮矣 戊辰秋日 七十老人毓如李鍾豫撰

戲之源甚古。考其初緣以詩歌獻祀於太廟祭禮之儀也。周禮有伶官之設以爲社會教育其視伶優何重也。洎唐明皇建梨園教弟子三千雖以帝王之尊下而博粉其旨則非以社會教育爲重藉以爲娛樂耳。自是而降而宋而元雖有文人學士起而倡大明之而其結習未易改也。清代士大夫益以優伶爲戲而優伶復以色像取媚共和以還歐西學說流入中原學者復起而倡之庶幾有復古之象是編乃集十餘年來關於戲場論評鴻著琳瑯誠大觀也。戊辰秋合肥方又溪識于三拜樓。

中國戲曲之興由來已久伶倫爲伶人之始康衢乃聲歌之源樂府之作昉於西漢自後遞進藻艷頻增此外如騎吹橫吹之奏出塞入塞之曲延年之新聲孝文之清商有非筆墨所能罄述者焉夫樞馬仰林淵魚聳鱗審聲知音審音知樂君子不可以不知音也戲

劇一道 移風易俗 誠非淺裨 蘭生先生及諸大同好 有鑒於斯 亦欲以集思廣益 豆棚瓜架之談 而企望國劇由此益臻進境 此戲場閒話所由刊也 略誌弁言 附諸驥尾云爾 何以莊識

本報之有戲場閒話 由來已久 蘭生與東亞戲迷兩公 本向來之意旨 而率由舊章的發爲與戲劇裨益之作 竊意兩公決非示人以不廣之流亞 吾何以知之 因卽其命名可以知之 考戲場閒話之名詞 其範圍甚廣 非僅限於評伶與評戲 舉凡有益風俗而與戲界有關之作 與有益劇曲者 凡喜聆劇曲之人士 以及戲場之觀感 皆可自由的發抒其意見 興之所至 不妨談談 藉促藝術的進化 風俗的改良 苟非故意抨擊 何方 及流於私意的捧角 竊意以兩公虛懷若谷的浩博 至大至公的 素念 對於各等的意見發表 諒必定歡迎無疑 例如場面布景 及每 劇時間之短長 文武戲鬧戲等之分配適宜與否等等 一時也說不盡

雖屬由內行之自由分配 然處處與觀客之精神 與藝術之前途 營業之發達 有切要之關係 似皆可討論而研究之 萬不可拘執成見也 所以不揣愚昧 聊爲序言 戊辰秋北平嘯猿謹識

戲場閒話胡爲乎而作也 蓋因近世之戲劇 遠不如前 非失之於墨守成規 卽失之於矯枉過正 任情顛倒 自立一家 不顧旁人之指摘 故藉戲評評論是非 以期研究進步 就事論事 並無一己之好惡存乎其間 若謂戲劇爲通俗教育 吾人知之稔矣 無待贅述 戲雖小道豈可以輕易視之哉 所謂戲場閒話者 實則戲評之變像 初非故作無聊之語 凡關於戲劇之理論 皆屬焉 非如評伶家 以某人嗓音之高吭某人作工之老到 某人台步之工穩 某人爲顧曲家所歡迎 遽可謂之包羅萬象 若是則近於技術之談 與談劇者 判若天淵 吾人評論戲劇 須從根本著想 尤不可以漫無頭緒 使人無所適從 新劇之劣點

維合 舊劇之垢病安在 若者應減 若者應增 必求折服其心 既欲
監督戲場 務要促其進步 如有不合之處 卽指摘亦須得當 而演者
始能心誠悅服 否則雖日發萬言 而演者依然頑梗如故 果能導其破
除習慣 自不難於逐漸改良 或謂戲劇供人娛樂 無論皮黃崑弋 不
過使其賞心悅目 實無研究之必要 若是則不啻跑旱船矣 何以音韻
必求和諧 詞句必求平仄 聲調必求純正 唱法必求合拍 臨場時既
有如許之難 而觀劇者又豈可不求甚解 是以戲場閑話之作 確非無
病而呻 是書一經行銷 將來能否輔助梨園 當以人才良窳爲消長
非吾儕所能望其必行 爰誌數語以爲序

民國十七年歲次戊辰孟秋 毘陵莊蔭棠謹識

本社社長蘭生 近擬集廿餘年來評劇名家 所發各種論列刊行「戲場
閑話」一書 蔚爲大觀 徵序於余 夫是刊名曰戲場閑話 自表面觀

之 豈不以戲場閒話 爲泛泛名詞 有何刊印之價值 傳誦之足資
然自古迄今 立不世之奇功 建不朽之偉業 以及著書立說 從事傳
述者 倘以局外之眼光觀測之 則熙熙攘攘 名利是競 又曷嘗非粉
墨登場 傀儡舞蹈耶 卒之 事業雲烟 勛功泡影 不過博得後人一
時評議 數聲吁嘆而已 惟世事若盡以客觀概之 則歸烏有 人爲曇
花 是又不得以往古來今 許多功業 爲戲場爲閒話也 戲場者表演
古人立德建業者也 既不能以古人之功業作假觀 則今日戲場表演古
人之事蹟 亦何不可作真實觀耶 蓋登場演劇 無異將古人立德建業
之陳蹟 重爲表現於吾人之眼簾 藉資吾人之借鏡 而著論定評 糾
正戲劇之過失 以補其缺憾 其功尤偉 又烏可以閒話目之 故是書
雖名爲戲場閒話 實爲於社會教育有益之偉論也 況此書集十餘年來
諸名家之大著 舉凡關於戲場 戲裝 戲詞 戲史 戲中之角色藝術

其利弊得失 興革褒貶 莫不囊括無遺 包羅盡致 且按期刊行 立論尤能日新月異 余知是書刊行 定卜洛陽之紙貴也 聊誌數語非敢自矜 以待識家之鑒定可耳 是爲序 時在民國十七年八月何卓然撰

嗚呼民族一劇史 全球一舞台 黃白登場 誰記干戈於禮樂 赤黑主義 統樹教育於管絃 樂府之盛衰 亦民社隆替之所由繫焉 我國爲世界音樂之鼻祖 北平爲研究戲曲之淵源 若無人提倡之訓導之 誠恐負保存國樂輔助教育之歌台舞榭 將愈趨愈下湮沒沉淪矣 戴君蘭生服務輿論界有年 並嘗有移風易俗改良社會之讜論 對於戲劇改良 脚本修正等事 尤具提倡之熱心 是以搜羅關於戲劇之鴻文彙鐫成帙 命名爲戲場閒話 實爲有益梨園之洋洋大觀也 書成命序 故綴數言

北平楊菊舫書於實事白話報社

戲劇一道 由來尙矣 優儒本於伶倫 歌舞見於樂記 洎乎優孟衣冠 令尹之貌無別 蓋爲戲劇之矧始 有唐之際 宮中立爲梨園 自是巍然稱盛 後世遞演遞進 至於今日 蔚成大觀 其間不乏資質挺出 聞道樂義之士 詎可以小道概之哉 不佞鑒於國俗美藝之足重 不惜筆墨餘暇 十數年來 在報上闢欄刊載 題曰戲場閒話 除社中諸人 輪流編纂外 並搜羅時賢月日之辭 蒐集野史軼聞之作 總計前後所載 不下數千餘件 倘長此散置 殊屬可惜 用是不憚繁瑣 悉心選擇 彙集成書 出而問世 並規定以後陸續按季出版 以供同好 期是道日臻於美善 以闡揚東亞之國光 不僅作茶餘酒後消遣品已也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北平戴瑞徵謹識



■ 題戲場閒話

(費石笑)

三月暮春寒暖天 柳花散雪飛作綿 出窗曉起尠無事 實事白話投門前
開篇鄭重從頭讀 戲場閒話欣將編 東亞戲迷豐著作 洛陽紙貴從今傳
同人詩詞有徵作 不禁奮起擬吟牋 名士如林盡佳製 恨我凡旨非神仙
謬琳琅玕滿巨帙 書成端賴希世賢 茶餘酒後作消遣 人人拱璧珍斯篇
膚淺之詞笑弩末 何堪驥尾追華韉 聊誌數言弁卷首 執鞭一結今身緣

■ 戲場閒話題詞

(秣陵葛紹柏)

凝碧池頭舊譜傳 霓裳空想大羅天 及今往事成虛話 留得人間奏管絃
落魄人間杜牧狂 由來作戲是逢場 座中盡是知音者 五色生花細品量
流水高山一曲琴 更從何處訪知音 文章錦繡編佳話 泝澗還須論百金
翻新花樣謝陳陳 名士風流自有真 曲調於今留後世

書成端底賴同人

□題戲場閒話

(鄆陵張瑞祥輯五)

大羅天上衆仙班 一曲霓裳珥筆還 珠玉揮毫題趣話 至今留得在人間
同人參考幾辛勤 搜采班香宋艷熏 莫道戲場無足重 如斯共賞亦奇文

□題戲場閒話 (喝火令)

(蓮素詞人)

荆艷神童曲 吳謳帝女絃 西園舊事想當年 管妙聲清高唱入雲天
座上留人久 間中試手編 遺留佳話世間傳 喜得同人著手付新鐫
喜得風流名字一樣是神仙

□題戲場閒話 (蝶戀花)

(翠筠籜主)

一片閒情無處著 舞榭歌臺直任精詳酌 望斷大羅天一角 片言却似
千金諾 舊作新編莊更謔 翰墨詩詞莫負同人約 一卷他時高價索
江城五月梅花落

題戲場閒話 (眼兒媚)

(枕綠軒主)

金簫玉管大羅天 往事幾千年 一聲河滿數行評語 樂也消閒

茶餘酒後人愉快 一卷帝城傳 詩場瀟灑詞壇寄託 我在中間

題戲場閒話 (菩薩蠻)

(儷香館主)

歌臺日日尋常舞 珍珠字字清聲吐 此際有人聽 閒情次第評 歡場

興不淺 片語供消遣 一卷世間留 同人象網收

題戲場閒話 (西江月)

(白淑賢女士)

一卷戲場閒話 幾多名士風流 文章焜耀共千秋 端賴同人助手

此日規模已立 他時賡續無休 聲名洋溢徧寰球 直與山河同壽

題戲場閒話 (訴衷情)

(田銀鳳女士)

清聲流轉動宮商 一曲試新妝 只因耐人長畫 故來此詠歌場 思往

事 惜流光 最難忘紅牙按拍 青陽度曲 子細平章

題戲場閒話 (轉應曲)

(靜厂葛三郎)

閒話閒話 言論不離戲界 彬彬文雅風流 因是同人畫籌 籌畫籌畫
所望精神匪懈

題戲場閒話 (浣溪沙)

(費石芙代徵)
(金素芬女士)

清歌一曲冰絃裂 令人爭識陽春雪 費了幾多詞 世人知未知 娛情
金鳳舞 字字珠璣吐 佳話可流傳 同人開苑仙

題戲場閒話 (點絳脣)

(杜玉蘭女士)

歎息人生烟雲過 眼身如寄 窮通雖異 盡是逢場戲 借鏡品評往事真
堪憶 閒來記忠奸愚智 任我空疵議

題戲場閒話 (浪淘沙)

(羅翰卿)

永日愜閒賓 歌舞精神 一聲檀板盡消魂 優孟衣冠真亦幻 評鷺何人
文字謝陳陳 詞句清新 書成他日幾辛勤 從此流傳期問世 誰也知津

題戲場閒話

(深縣何林)

作戲逢場古樣衫 幾人滋味辨酸鹹 閒情趣話分明記 蘊藉風流迥不凡

題戲場閒話

(北平葆昌晴宇)

閒話欣聞著手成 名賢薈萃樹錚錚 戲場從此添佳話 傳遍人間白玉京

題戲場閒話

(北平李鏡坪女士)

不同凡響遏行雲 一曲繞梁天下聞 是誰閒情消歲月 淋漓妙筆撰斯文
斯文一出歎觀止 震雷兢兢驚千里 行見聲價徧寰球 落陽紙貴差可擬

題戲場閒話

(北平郭煜椿)

今古幾滄桑 都歸粉墨場 閒情娛歲月 妙手幻文章 此話千秋重

斯文一卷藏 茶餘與酒後 供我細評量

題戲場閒話

(北平田銀鳳女士)

歌聲檀板話從頭 閒把珊瑚一網收 恨我未能參妙諦 只將詩句和清謳

題戲場閒話

(海陵宮彩鸞女士)

一紙飄然下 英詞樹將壇 閒情消永晝 佳話創新刊

圖畫娛清彩 文章燦大觀 不才吟秀句 附驥亦心歡

題戲場閒話

(北平陳潤蘭女士)

幾輩英英翰墨賢 淋漓一紙灑雲烟 戲場閒話人間重 喜見標題第一篇

題戲場閒話

(北平白淑賢女士)

妙句鏘金何處尋 戲場閒話結知音 茶餘酒後堪消遣 費盡名賢組織心

題戲場閒話

(北平劉玉琴女士)

玉潤金聲字字圓 歌場高唱夕陽天 諸賢藉此編佳話 留得人間翰墨

緣 世事無非作戲場 偶來閒話共春陽 此編一出人爭購 好繼名伶

譜化裝



戲曲源流誌略

(耐塵)

本報東亞戲迷老斲輪家 於戲劇一道 多洞悉前後臺之三昧 以其老練之識 供餉閱者 本社社長蘭生君 尤素有戲癮者 故於古今戲曲著作 多所涉獵 近更以其翰墨之餘暇 逸興遄飛 撰爲戲場閒話 其所論列 多有獨得 鄙人於此道爲門外漢 然聞人講論 輒艷羨之 故不顧瓦缶之音 一鳴於黃鐘大呂之前 特略述其源流 作本書之前引 方家其勿見哂爲幸

戲曲一道 在中國由來已久 爲古樂的支裔 實教育之一種 史記滑稽列傳所載 優孟楚之樂人 爲孫叔敖衣冠 抵掌談語 歲餘 像孫叔敖 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 此爲後世優孟衣冠所由起 漢書禮樂志 漢高祖定天下 作風起之詩「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還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沛中僮兒二十人唱而歌之 至孝惠帝時 皆令歌習吹以相和 以百二十人爲員 漢武帝始立樂府 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 作十九章之歌 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 恍如今日之科班矣

今日戲曲之源流與變遷 實以隋唐時爲一大關鍵 場帝矜奢 愛好戲曲 御史大夫裴蘊 揣知帝意 選括周齊梁陳 樂工子弟 及人間善聲調者凡三百餘人 並付太樂 各種詞調 尤多所發明 至唐時又以絕句爲曲 如清平調 水調歌頭之類 愈演愈變 李太白等始創

爲憶秦娥 菩薩蠻等曲 開元大寶之間 太平無事 天子長於音樂 在宮中立梨園部 教男女伶人歌舞 一時伶人如李龜年張野狐之流 皆爲當時最妙之選 而霓裳羽衣的曲子 更爲人們所稱道不置的 而今劇界命爲『梨園』者 亦即始於此時云

到了兩宋的文人 率皆一意此道 加力研求 命名曰詩餘 與今日戲曲 更加接近 不過尙不能極其變調 於是雜劇大曲 相繼而興 天子於春秋聖節 每有宴慶 有小兒隊 女弟子隊等組織 各進雜劇 排演唱舞 雜其時歌調 今已無考矣

關於角色一層 各朝皆有不同 如宋時用五色裝演 而後來則分爲副淨 副末 引戲 末 泥 孤裝五人 副淨古叫做參軍 副末古叫作蒼鶻 聞深通此道者說 因鶻能擊禽鳥 末可打副淨 故以命名也

金章宗時 董解元作西廂 更爲此各配入管絃 入元而益加漫衍 北聲北曲 遂蔚爲大觀 自後馬東籬 關漢卿 益深研討 劇道精進 爲元曲之冠 而厥時南曲亦大宏肆 於是始演爲南北曲大溝通矣

近人普通所稱 其角色之間 爲生旦淨末丑 而元人曲中有正末無生名 而又有所謂沖末 小末二色 旦又有正旦 老旦 大旦 小旦 貼旦 色旦 擦旦 外旦 旦兒諸名 所傳中秋切脰劇 據聞正旦扮譚記兒 旦兒扮白姑姑 碧桃花劇 老旦扮張珪夫人 正旦扮碧

桃 貼旦扮徐端夫人 張天師劇 搽旦扮封姨 旦兒扮桃花仙 正旦扮桂花仙 等等旦名
各有所扮 不及盡述 此外又有謂卜兒者 秋胡戲妻劇 老旦可扮卜兒 金線池劇 搽旦
扮卜兒云 惟丑淨二色 名與今同 明寧獻王丹邱有分爲九種之說 至清則大體分五色
然有所謂刀馬旦 閨門旦等 淨有所謂銅錘 架子等等 愧余外行 不能道其詳焉
大抵晉魏以上之戲曲 除桀紂爲淫靡之歌舞外 率皆用之於朝廷宴享之際 不離古樂府莊
重之風 迨唐宋元始多民間歌舞 而又多文士製爲牌名 後爰成我國之藝術焉 戲曲得有
今日之盛者 未嘗不由此遞嬗而來也

喜份

(記者)

戲班內部各事 逐漸改良 惟新正月初一日之喜份 依然仍舊 不但未改 近來外江 亦
漸染此風 足見其習慣之深 按戲班規矩 新正月初一日這天 大家無論是老板好角 零
碎龍套手下 以及夥計等等 無是誰 每人均拿喜份一吊 次日不計上座多寡 均應開
付整份 按老規矩 喜份拿在家內 用紅頭繩拴好 供在佛像之前 表示新年頭天所掙之
錢 所謂喜份者 取其吉祥之意也 亦有謂青龍鬮者 其意亦不外乎此 總之早年戲界
無論何事 均有一定規矩 決不似如今雜亂無章 即以喜份一事而論 其中包涵着聯絡感
情 上下平等 當老板的成年辛苦 角兒們大家 必須有此一舉 各位犧牲有限 而一人

所收不貲 喜份開銷之外 其餘全歸老板 而人無間言 實屬光明正大 較比老板過不去請角兒們唱搭桌 實在好看的多的多

頭股香

(東亞戲迷)

戲班裏所謂燒頭股香者 並非專指正月而言 如平常祭神 以及年終作會等事 皆有一定次序 按早年的老規矩說 固然應歸老生行 而且不論角色大小 好像是一種專利 因為老生為各行首領 所以誰也不能爭 那怕就是撈雜兒的老生 亦可令其敬謹從事 別的行無論多大好角色 向來燒不着頭股香 這種多年的舊俗 外帶着還是牢不可破 由打改建民國以後 戲班兒的知識也逐漸增高 凡是應守的老規矩 亦可隨時變通 決不似從前那樣沾滯 無論生旦淨末丑 既當了老板 就可以搶先兒 當老板負有重大責任 前台一個賣不進來 老板真得往外拿錢 別人要在此時作無謂之爭 開鑼後就得幫著維持 賣不好能够隨着厘走 自然也就無話可說 明明知道不够開的 瞪着眼睛還要拿份兒 那還論的甚麼燒香次序 滿打按照規矩走 不給誰份兒誰能答應 老板賠了會子錢 還不賺這們個虛好看兒嗎 好比歷來占行不當廟首 怎麼會單派余田二人

元旦戲

(東亞戲迷)

元旦戲 即各戲園正月初一所演 是日除跳靈官之外 差不多開場都是賜福打金枝 賜福

是取其吉祥 打金枝應由上壽起 因為這齣雜扮的人多 藉此又可以亮亮形頭 別名既稱
爲滿床笏 故在年前苦這們一借 象牙的實在不敷用 只好搭用簸箕舌頭 不必說是四大
徽班 僅以春臺四喜三慶說 淨牙笏就得用好幾十個 所有各班正頭老生 這天必要換新
靴子(穿官中的新靴子 得應唱探母) 照例十點鐘准開戲 下午兩點多煞臺 無論大小角
色 喜份兒向來是平均一律 武戲家家是英雄會 即俗所謂打寶二墩 因為雙方無所損傷
武戲中再無出其右者 唱戲雖非真事可比 形式上亦不要斬斬殺殺 當老板的無論是否廟
首 下戲房也講究靴帽袍套 所以正月初一的戲 各行角色都齊 厥後好角兒都起不來
因而戲座也漸漸減少 以致後來徒有其名 實際上與從前大相懸殊 普通角色上台 交代
差使而已 不想新戲場發明 又規復舊制 足見錢能通神

論開場戲

(記者)

前三齣戲 通名爲開場 普通的館子 按老規矩 頭一齣自然却不掉賜福 仙猿 遐齡
財源輻輳 九星獻瑞 雖然熱鬧 苦於是崑腔 懂的主兒甚少 其餘如百壽圖 沙陀國
回朝 高平關 山海關 滾鼓山 夜戰 西川圖 美良川 大約都是一生一淨 不免令人
生煩 要講火熾 得屬慶陽圖 千秋嶺 如今不大常見了 苦累小花臉的 只有一齣祥梅
寺(吹腔兒) 虎囊彈角色雖不少 不但無情理 外帶沒唱兒 論起原由來 不過因爲早來

聽戲的 大半外行 闖人兒聽戲 總得去才合身分 較起真兒來 這種習慣 不能說營業上不受影響 因為要明明叫人知道前幾齣不唱好戲 聽主兒耗來耗去 就許遇點事情不來了 記得早先玉成班 開場唱過摩天嶺 趙家樓等等的武戲 姑無論可以叫聽前幾齣有工夫的人 可以來聽 就是五行八作的力笨兒們 走在戲園子門口 聽見裏面鑼鼓喧天 真打真翻 就許拉進點座兒來 各園的老板們 何妨將開場的舊習慣 就變通變通呢

天官賜福(一)

(多 三)

這齣戲是最出名的吉祥戲 無論那一班 不能說是不會這一齣 對不對却在兩可 通共五個排字 前台沒人愛聽 就使真一字不錯 也未必有人懂局 既不是北京字眼 又不是白話 再一按工尺 請想有多繞耳音 徽班大賜福方跳靈官 弋腔永久靈官吊場 其中所差的角色 弋腔生旦為寒山拾得 徽班為牛郎織女 財神抹着個元寶臉 永久是末句答腔兒 最可笑的是魁星上場 大筆一路胡掄 帶一個人不人鬼不鬼的臉子 想必有見不起人的地方 不然科場已然作廢 還用這路事嚇人個什麼勁兒呀

天官賜福(二)

(東亞戲迷)

賜福這齣戲 本是吉祥老玩藝兒 福祿壽喜財 樣樣兒俱全 好歹算是崑腔 而今可走了稿子啦 再用海笛一吹 越發的顯着糙的多哩 名為醉花陰一套 可是北曲 頭句雨順風

調 說工尺是四尺上尺工工 惟獨四句坐場詩 與別的戲迥不一樣 詩曰 瑞鶴祥光紫霧
騰 人間福主慶長生 欣看四海昇平日 共沐恩波享太平 只此四句 連國帶家都包括在
內 二段喜遷鶯之後 按老規矩 並不是小開門兒 應當吹花婆裏那段寄生草（就是看他
梳裝巧打扮新）而今都吹小開門兒 大概是不會寄生草 往後再一失傳 公然就用小開門
兒啦 就以四段兒呀呀呀說 臨完也不是接吹打 應仿照着俺俺俺 照樣兒再還一翻兒
現在要說這些規矩 我磕個響頭兒說 內行多有不知道的 何況外行 更是瞎聊啦

百壽圖

（東亞戲迷）

各班開場神戲 講究是賜福涓水河百壽圖 再不然就是仙猿慶壽財源輻輳 無論崑亂 反
正爲的是吉祥 每逢舊歷新年初一 總得先唱一齣吉祥戲 由來已久 這也是他們戲舖裏
的規矩（可不是標客的規矩） 我們評戲的 按說可不當有這種成見 無奈多有說帽兒戲的
故鄙人也不能免俗 前段已經說了齣賜福 故此接着再說說百壽 也不必告訴您是崑亂
大概誰也都知道 要由賣卜起（就是管輅算卦） 前半截兒是二簧 後半截兒是西皮 現在
都不帶算卦 自然是長錘上南北斗嘍 老生唱 觀天地和日月乾坤浩蕩 花臉接 天連水
水連天渺渺茫茫 從這兒打住 一通名字（可沒名字） 跟着就起慢板 無緣無故 把歷代
君王背念一回 在編這齣戲的人 大概念過中國歷史 所以把一般忠臣良將 也都棧在裏

頭 如淮陰侯小韓信功高路廣 爲什麼被呂后計斬未央 諸如此類 全是廢話 雖說無所取義 仍不失爲文明 惟獨唱到下碁 可就露了馬脚啦 南斗唱 石台上擺碁子一帥一將 雙士象五個卒車馬成行 足見編戲的不會下碁 那怕叫二位扭羊頭哪 也比象碁顯着冠冕 細想挺好的一齣戲 就叫象碁給弄砸啦

渭水河

(東亞戲迷)

戲上的玩藝兒 原有好賴 作就的是開場戲 萬不用打算擱在末一齣 如滾鼓夜戰西川圖 虎囊彈山海關等等 生成就是帽兒戲 慶陽圖雖然熱鬧 那個帽兒都不見唱 惟獨二簧班的渭水河 不應打在開場戲內 (當初好角雖然唱過 無非算是打哈哈) 要論真理 滿可以作大軸 這齣戲從前到後 沒有一點兒不精神的地方 老生頭場是引子上 唱一段正板 二簧 跟着又一段原板 迨飛雄托兆 還可以加點兒作工 又有五更 又有倒板 圓兆之後老生下 跟手兒就上吳吉 至到一個小花臉 都得上韻 四將一拉起霸 然後又開門兒 大引子 雖不打仗 還吹個起兵的排子 花臉唱上 老生又接着唱上 等到轉至大營一段 老生花臉 還有幾句對口的二簧 花臉上場是排子上 接吹打 改西皮倒板 唱完一大段 臨完還有個尾聲 統觀此戲 沒有一點兒不好之處 又是西皮又是二簧 又有吹吹打打 又拉起霸 假如要好角色一唱 不能說他不火熾 蚩蚩廟都能改良 這齣永遠題不到 不

信照着大蚩蜡廟那樣唱 管保一定有人贊成

十門角色

(記者)

無論內外行 提起戲班的角色來 都說是十門角色 分生旦淨末丑副末老外 果照這麼一說 不但重了一個末字 而且也不够十門 其實生旦淨丑 是專佔一門的角色 論到副末老外 通通都是老生(老外可是一行) 不過在髯口上分 類如院子等等 應戴滿不應戴三 早年是戴二挑 老外並不是專扮員外的 凡是偏頭兒裏子 都應該是外角兒的 如捉放的 呂伯奢 昭關的東臯公之類 髯口可不戴滿 永遠是戴三 崑戲頭場所露的角色 並不叫末 不信打聽打聽老內行 那叫作家門 後台常說錯報了家門 就是這麼個講兒 說到副角兒 是在脚底下有分別 穿鞋的老生 才能算副 如老薛保鄧伯道之流 惟獨後台水牌上 有個占行 無論老旦小旦正旦 全都包括在內 不知這個占字 正名兒是貼行(如折柳丫環者是)後因省筆之故 故改爲占行 說到正旦 而今就算沒有了 應當比青衫子歲數兒大 比老旦又年輕 不擦粉戴擄子 請問而今還有這個扮相嗎 小生也算是生行 可分文武 文有文小生 武有武小生 高腔有脆生 徽班可沒有 要說起這些事故由子來 多的很 豈可拿起來隨便云云

後台秩序

(愚樵)

條十二吊 戲畢結算 按九扣發錢 所扣一成 爲本家下人之門錢 此項零錢 全班公分
從前包銀時代 本班角色概無戲份 堂會戲價存於賬上 留爲春秋二季開發包銀之用 春
三月堂會最多 有分包兩三處者 各人每日所入頗爲優裕 外串角色 無論爲老板爲徒
每齣大概係十吊 車錢在內 程長庚以大老板資格 僅加倍給二十吊文 其後繼長增高
另給車錢四吊 本人則二十加至三十 (都察院堂會仍係十吊) 予當戲提調時 舊人僅有
陳德霖一人而已 予特別優待 每齣贈以二兩 可詢之也 來手不過二十吊文 楊月樓當
來手 例演之外 又演二齣 (例演每角晝夜共演兩齣) 贈以百吊 即覺非常榮幸 譚鑫培
當武行管事 零錢例只兩吊 予贈以四吊 彼時即覺超越尋常 予嘗戲對鑫培閒談 當日
開發之數 今日給你車夫 亦必大怒擲還 彼此不覺大笑 蓋紀實也

叫天得名由來

(江淮散人)

譚鑫培初習藝於天津 與侯氏居相近 侯氏女年十五 少譚兩歲 兩情相悅 當自由結婚
其父叫天恐釀禍 (演老旦 因所蓄叫天之鳥得名) 携其夫婦 避居遵化 每日父子所得
戲份 僅東錢三串耳 (合老錢五百文) 賃屋兩間於州署之側 余父時官遵化知州 余每
日放學 必至其家嬉戲 (余時年十歲) 其長子即生於其地 嗣與小生徐德奎 在馬蘭鎮演
戲 同旗兵毆打 守護大臣動公 (後封慶親王) 必欲嚴治其罪 余父欲遣之逃避 又恐過

戲詞錯誤之由來

(文馬)

戲詞中之不通 往往因教者 知音而不識其字 茫然授於學者 相沿日久 以訛傳訛 即如戲中於困難之時 甲角云某有一計在此 乙角必曰好計安在 今多將好字讀成何字 成有何計安在 聆之不通之極 此語曾有某評劇家論及 予當時亦以爲既云何計 下不當用安在二字 後通考戲詞 始知何字爲好字之誤 又如金水橋中老旦有我這裏上金殿揚塵舞蹈 行個君臣禮去見當朝之句 今多將揚塵舞蹈四字 讀爲揚長舞道 則無法作解矣 又嘗思某之來得鹵莽 當面述罪 述字必爲聲述之述 非宥恕之恕 然抄詞中多用恕字 管見如此 尙願高明有以教之

戲中情節之相類者

(文馬)

戲中情形 相類者甚多 如汾河灣近似武家坡 打金枝近似金水橋 妖怪之戲 則如雙天師與雙包案 金錢豹與蓮花寺等 (約爲第五本混元盒 即拿蜈蚣精 振庭從前常拆唱) 均有相彷彿之處 尤相類者 即孟蘭會及青石山 情節穿場 均無大差 只神人之名稱有異而已 此種戲最易唱串 按青石山賣符 係王半仙 其師爲呂祖 孟蘭會亦有賣符一場 惟老道係毛半仙 而其師爲濟小塘 嘗記一次 在文明聆孟蘭會 飾毛老道者 黃籤大書毛半仙 而念白時自稱王半仙 全場闕然大笑

梨園談往

(何大錯)

△譚鑫培生平不演王帽戲 僅唱上天台 余昔年曾見其與金秀山同演斯劇 係入辰轍 與今之普通唱者不同 (今均爲江陽轍)

△昔年鑫培與汪桂芬演戰長沙 譚去黃忠 汪去關公 金秀山去魏延 珠聯璧合 黃忠落馬之掉毛 尤見精采 汪之神威凜凜 想見壯繆當年 後鑫培在中和復演此劇 自爲關公不甚對工 不如去黃忠之佳妙矣

△盤絲洞一劇 本爲崑曲 當年梅巧玲最有名 (蘭芳之祖) 後楊小朵亦擅長此劇 民元在第一樓大舞台演過 出浴一場 肌膚勝雪 豐若有餘 柔如無骨 令人冥想肥環 至今幾及二十年 諸名伶均不敢問鼎 嗣後恐成廣陵散矣

△場面吹拉之牌子 如柳青娘 哭皇天 傍妝台 哭相思 五馬江兒水 一貫千 夜深沉 大開門 小開門 得勝令 石榴花 點絳脣 黃龍滾 均係崑曲 行話謂之大字 當年梅雨田能吹三百多牌子 (雨田爲蘭芳之胞伯) 現在場面 能吹十餘闕 即爲好手 若雨田可謂場面中之星鳳矣

△早年曾見譚鑫培與王楞仙(即王桂官) 同演鎮壇州 八大錘斷臂(背字誤) 雄州關 泗水關 磐河戰 楞仙故後 僅與朱素雲演過一次雄州關與楊小樓演過八大錘 餘皆輟演矣

△金秀山搭寶勝和及同慶時 常與其子少山演穆柯寨 秀山去孟良 少山焦贊 當焦孟見面之時 焦贊以將令給孟良 令其同盜降龍木 秀山道 你不要冤我 少山道 二哥 我要冤你 我是您的兒子 臨時抓眼 天然巧合 台下無不哄堂 深讚其妙也

△光緒中葉 奎韵盛行 許蔭棠爲其中堅 二進宮 探母 選元戎 金水橋 打金枝等戲 皆能賣滿

△譚鑫培演戰宛城之張繡 最佳者爲降曹 教場演武見典章許褚之時 聞報 見春梅獻茶 定計 刺繡六場 其念作把子之精彩 猶其餘事

△謝寶雲有謝一句之混名 然當其高唱之時 調門總在乙字之上 學汪桂芬得其神似（桂芬亦有老旦戲） 後與鑫培配戲 相得益彰 民元在天樂（即今之華樂） 演別母亂箭 訓子時一大段念白 斬釘截鐵 並能將賢母教忠之意 曲曲傳出 合之鑫培之周遇吉 可謂瑜亮一時矣

△光緒甲辰 在胡雲楣侍郎家 曾聆一空前絕後之叭蜡廟 係譚鑫培褚彪 楊小樓天霸 朱四十張桂蘭 錢金福費德功 許蔭棠施公 王瑤卿小姐 水仙花張媽 羅壽山費興兒 王長林朱光祖 王桂官賀仁傑 楊小朵丫嬛 賈洪林院子 郭春山老道 蕭長華張二所王 棟王樑 黃三金大力 許德義小何九米龍寶虎 韓二刁關泰 梨園名宿 濟濟一堂 可謂

此曲祇應天上有 人間能得幾回聞矣

△當年童伶花旦出台 照例演打刀 打皂 打面缸 連廂 花鼓 打面缸帶彈琵琶唱小曲

(小鳳凰 小春林 均演過) 今日花鼓尙爲盛行 連廂面缸 無人扮演矣

△昔年童伶老生出台 例演雙觀星 醉寫 攆諒 斬子 斬子六郎戴中紗加套翅 不似今

日出台即演失街亭 捉放 砑碑 洪洋洞 珠簾寨也

△譚鑫培生平數絕 鬧府之鞋 奇冤報之掉毛 斷臂之搶排 探母之甩髮 陽平關之下場

△刀馬旦昔年爲專行 所演之劇 如反延安 天門陣 殺四門 竹林計 穆柯寨 馬上緣

湘江會 娘子軍 兩狼關 奪太倉 下河東妹子 虹霓關東方氏 樊江關樊梨花皆是也

四喜有陳桐仙 爲此中之錚錚者 以上諸戲 均擅勝場 兼能彈琴 更擅大套琵琶 不讓

無錫吳晚卿先生獨步一時 其人平易近人 談吐不俗 士大夫多喜與其往還 今聞其人尙

在世間 然已七十老叟矣

△金山寺之白蛇 係崑旦應工 朱蓮芬 陳德霖皆演之 照例不起打 青蛇武旦應工 代

白蛇起打 當年朱四十常演青蛇(桂芳之父) 不似今日以武旦去白蛇也

△三十年前 譚鑫培常演挑滑車 連環套 翠屏山 溪黃莊 蚩蝠廟諸武戲

△當年名角 無有自帶場面者(行話謂之腦門) 均是官中做活 不過分開場中場切工 新

角出台 必須託人介紹場面 告以調門高矮 三節暗中貼錢 倩其托腔 若不特別關照 照例定正工也

我也說說戲

(楊曼青)

小說的好處 講究是筆墨傳神 演戲的好處 講究作派傳神 究竟這兩件事 不離福善禍淫離合悲歡 小說雖好 不認字的不能看 輪到演戲這層 無論多愚的人 只要聽過兩回再跟着大衆叫過幫腔好兒 慢慢的才知道這齣戲是怎麼檔子事情 話雖是這麼說 小說可能看個頭尾俱全 看戲就是一段兒 照這麼一說 聽戲又不及看小說了 可是聽戲不比看小說容易動人的觀感 就怕角色不正經幹 把一齣好戲 硬不帶頭子或是沒末場 這一來 又不如看小說有意思了 總而言之 看小說與聽戲 都離不開以人作鑑藉化愚人騁單以看戲說 武戲雖沒有果報 先要看打的精神 如盡忠僕救主 友輕生 不外乎忠義的榜樣 聽戲還要知道角色賓主 以失街亭說 司馬懿是賓 孔明就是主 原聽的是孔明 不聽司馬懿 舉鼎觀畫也聽的是老生 更有一齣戲聽兩三個角兒的 如二進宮桑園會者是還有一宗半截兒戲 如捉曹放曹 不但不帶過關公堂那前兩場 甚至於殺了家不宿店就完 把陳宮題詩罵曹的事湮沒 這宗戲有多麼無味呀 忠孝全混分頭二本 硬不叫小生救他父親 要不帶法場 這算那道忠孝全哪 還有一宗迷信戲 早年科場內士子 有在卷子上胡

畫的 也有行短見的 甚麼瘋了的 往卷面上寫穢事的 細想士子來京 既入科場 就有功名之念 難道說他爲尋死來的嗎 並且科場見聞錄上記載的都是實事 你說沒有鬼神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據我拙論 福善禍淫這節 不出果報 既有果報 默獻中總有點兒道道子 你別看鬼神無用 敢則也能藉仗着勸化不少愚民哪 單以御碑亭說 若不唱金榜樂 豈不辜負了當初作戲的苦心 而今讓這羣後學 把極好的活科場見聞錄 硬給糟塌了 諸位別以爲金榜樂好唱哪 越到後半路 更得傳神才行 主考看落卷的那一場 與以先避雨不進亭 前後相合 不獨文士 就是下等社會的人 也能起見色不敢犯的心 甚麼話哪 有個狀元想頭嗎 可笑王有道的妹妹 疑惑他嫂子不貞 他的取場 可歸了人家 這也算 是個小果報兒 更與作女孩兒的警化呢 諸位要瞧風旗水旗擺四塊雲彩 神仙妖鬼出場撒松香 那原是戲台上的切末子 你要拿他當真的看 也就不必和你說戲了 就有一樣兒我不明白 怎麼戲台上報應的很快 如今晚兒的人們 暗中作出傷天害理的事 怎麼還不遭報哪 或者鬼神怕他的錢多 要據我說 甚麼雷擊三世 報在兒孫 這話都不能等 總是現報 才能痛快 唉 不怪現在沒報應嘍 也許神鬼改了良嘍

小說爲戲文原始

(記者)

改良戲曲 莫若先改小說 因爲中國所有的戲齣 十有八九是由小說摘下 而小說雖有沒

興開的 可是摘用小說上的戲 反到大受歡迎 也有極其暢行的書 內中的戲劇很少 挺大的一套紅樓夢 只有一齣兩宴大觀園 一齣賈瑞戲熙鳳 而今業已失傳 如黛玉葬花 千金一笑等戲 不過近年始見 其餘總離不開稗官野史 也就離不開怪力亂神了 編戲的 既不便翻書上的舊案 那裏還有完全的小說 打算獨出心裁 恐怕一點拘束沒有 還不如 有所本的 稍微近些人情 諸君要不信 請想一想 如現在所唱之戲 究竟到是那一朝的 多 乍一想總該屬着三國 其實不然 因為三國時代 只有一套三國演義 並沒別的閒書 書少戲就少 所以不如宋朝的戲多 諸如包公案 小五義 精忠 水滸 楊家將 飛龍傳 濟公傳 那套書上都有幾十齣戲 許多引人為善的故事 閒書上既不多見 那裏來的戲呢 再要說到小說一門 恐怕十天也說不透 現在不過說個大概 外國小說都分門別類 講究 偵探 政治 倫理 歷史 科學 哀情 艷情 中國小說的三國列國 近乎點歷史 這公案那公案 近乎點偵探(大人常叫花臉網上 實不如福爾摩斯) 至於四本團圓 往往千人 一面 那又近於以書當戲 簡直的不算是書 真要把小說實地改良 好戲自然就跟着出現 小說要是依然故舊 新戲還能出了範圍 無奈言之匪艱行之維艱 這件事實在難得的很

看戲與聽戲

(卓然)

改良風俗 做惕人心 惟有看戲最快 因為看戲之人 不管認字讀書與否 皆能感化的動

近來把看戲多改爲聽戲 反覺淺薄 何也 看戲講的是一切離合悲歡的作派 況且各劇當初編時 全有深意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如庚娘傳之王十八 翠屏山之潘巧雲 結果均有淫報 諸如此類 不勝枚舉 若一味在腔調上講求 也就和如今皮毛學一般了

唱戲的迷信

(愚樵)

凡是大小角色 扮戲之後 未從登台之先 必要合掌當胸 衝着祖師打一個問訊 表面看着似乎迷信太甚 其實很有道理 以鄙人已身而論 每到要上台時 心裏亂跳 既怕忘詞 又怕錯場 心神恍惚 有點抓瞎 後來受了內行的傳授 衝著祖師合掌問訊 心中便覺坦然一半 仔細思量 並不是祖師真能有靈 不過有此一舉 自己借此安心取神入舍 別看這種迷信 暗中很有深意 也不止竟是戲上 就連社會上 興造迷信的 也都有個寓意 即以吃齋而論 在表面上是敬神 暗中却關乎食物衛生 跟節慾的道理 要不拏神道限制 誰肯自禁肉食 拋捨歡樂呢 就說妙峰山燒香 也含著登高山吸新鮮空氣的好處呢 不過祭神的全存著要求 更有指佛生財的 弄得外人有所藉口嘔

戲肩膀

(愚樵)

唱戲的行話 有一句叫作戲肩膀兒 乃是暗號的代名詞 凡是要鑼鼓的地方(外行叫傢伙)全有一定的肩膀 例如要起叫頭(姑龍倉的鑼鼓) 不是往上翻袖子 就抖鬚口 唱完要打

算住鑼的鼓時候 或用二指一捏 或把末句唱拉長 要起唱時 總要翻袖 穿瘦袖的戲 須拉雲手 這些地方 全叫肩膀 至於細緻的肩膀 一時也說不完 唱戲分內行外行 就在這些地方 不用說上台演戲 就連登台演說 也要有肩膀 嘗見演說員 聲音既不大 說的又格格不吐 台底下聽着非常煩厭 到了這個景况 只好衝台下一鞠躬 叫人知道他演說完了 大家只好捧捧場 拍一陣無意識的巴掌 所以說演說員鞠躬 就是求台下拍巴掌的一個肩膀

戲場神仙

(東亞戲迷)

都說戲沒接骨丹 就得上神仙 所以汾河灣射死薛丁山 必有王禪老祖搭救 南天門的曹福凍死之後 末場必得上八仙 又如鴻鸞禮必得上鴻鸞星 也爲的頭場不冷落 別看一個零碎兒小生 當初也有準鋼準詞 至到一個點絳唇 都有一定的詞句 『位列斗旁 星相歡暢 炳靈宮 變理陰陽 跨鶴鸞下降』而今僅吹不唱 已失去劇中本旨 甚至於坐場詩全都不念 就遠遠望見莫稽來也 未免過於簡單 不知鴻鸞星包括戲名在內 不然怎麼爲鴻鸞星哪 必須鄭重其事 才能對的起正工小生(莫稽) 若要草草了事 何必多此一舉 即便頭場就上莫稽 也未嘗不行 論到祭江的龍君 也不過求其熱鬧而已 因爲旦角唱了半天 台下已然快睡着啦 再要不起吹打 勢必前功盡棄 譬如唱完了投江一死 多好的

旦角也提不起精神 孝義節必須有兩個門神 所爲湊合劇中人物 泗州城要不上觀音大士 且角怎麼能够被擒 諸如此類的戲劇很多 可謂筆難盡述 惟獨公案戲的土地 似乎可有可無 凡是大人被獲遭擒 惡霸一朝面必拿刀砍 旁邊兒必有一個人唱『還望寨主慢開刀』 我想既是有人攔阻 何必總得扮個土地 還不如玉玲瓏起完了闕 後場還可以趕旗牌 玩藝兒雖假 似乎也得合乎情理 迷信不迷信尙在其次 若與戲文上毫無關係豈非等於贅疣

戲衣有譜

(愚樵)

戲上穿戴的衣帽 都有一定準譜 文武大小官員 穿的戴的一望而知 比如學子必穿藍褶子(即是藍衫) 戴相公帽 好武的少年 必戴武生巾 退歸林下的廢員 必戴員外巾 穿件藍褶子套披(就是繡團花的對襟褂子) 鄉間的老財主 必穿古綢褶子 黃藍毡帽(內行叫壓尾巾) 僕人必穿青褶子 戴青羅帽 店夥酒保必要繫上腰裙 戲上形頭 原是仿古 古人穿戴雖不能像形頭那樣花稍 究竟字不離母 可見古時候四民穿戴 各有分別 萬不像如今無論甚麼人 只要有錢 就架弄一件大衣 一頂皮帽 真能主僕走在一起 不知誰是伺候誰的

好角須設法養衆

(記者)

當年程大老板(長庚) 領三慶班時 不應外串 如果願意聽他 就得定他的全班 在定戲

的人——以爲他是犯牛脖子。其實不然。他純是一片愛衆的慈心。恐怕好角有外串。那二路角兒可就沒有飯了。因爲這個聽說大老板常被官人傳去。攔在前台。可是無論如何。反正不定三慶全班他還是不唱。所以三慶全班沒有不恭維大老板的。老板一進後台。真是整齊嚴肅。可不是因他角兒大。實因他仁心養衆。使人心悅而誠服。及至近年以來。戲行的苦樂不均。好角色外事愈來愈多。乏色只靠後台十數吊錢戲份兒。再要沒堂會。決不够養家的。假如好角兒不應外串。只唱本班兒。愛聽誰的一定還是找着要聽。未必在乎戲價多少。其中窮苦的零碎兒。可就沾了大光了。

戲班還得見天唱

(東亞戲迷)

從前專制時代。北京所有各戲園。都有一定額數。只能減少。不准多開。是以生意日見興隆。其已經開設者。亦稱茶園。不得稱爲戲場戲院。名爲演戲。作爲是內廷的預備科。前外天樂。裕興。同樂。崇外廣興。宣外慶春。皆爲額數之內。至於內城泰華景泰。不得謂之純粹戲園(稱雜耍兒館子)。論到朝陽門外芳草園。德勝門外德勝園。平則門外阜成園。均不在此限。所以早年四大徽班。向來不分外城。平日又有齋戒忌辰。除去閏月之外。決不能逐日開演。一旦演唱。座客必要恐後爭先。而且上個三四百人。說者即謂之好買賣。就便上個一二百人。也不能說話就扣鍋。由打改建民國以來。京內之戲園。隨便可以開設。

並不問聽戲的有多少 只要想開這就開 僅說一個東安市場 淨戲園就能開三個 後來算是擠爬下兩個 僅存一個吉祥園 如此一家 還不能常演 故此有好角兒提倡 一概全都改爲短期 又將戲價格外提高 故意叫普通望然而退 所爲一星期內唱兩天 合計要够一月嚼穀 大家輪流 週而復始 可就苦了零碎兒啦 滿打一天掙五天的錢 誰能固定准花五天 何況戲份兒尙有大小 即整份兒也無非剛够捨兒 其餘那五天 只好就是萬壽西(宮) 日積月累 終久有個弄不轉 如果真要維持同業 想法子得叫他見天開鑼

梨園行與遷都

(東亞戲迷)

梨園行至於今日 足可稱爲鼎盛時代 但有一長可取的角色 位的位全都心滿意足 其掙項之大 較舊日之好角高出百倍 只有一般普通角色 每思入不敷出 掙項雖亦逐漸增加 苦於不能按日演唱 掙一天錢要分作五天用 如何能够背拉的過來 俗說錢到手 飯到口 自己誰也無法限制 久而久之 勢必日有所虧 一天打魚 八天躑躅 大有欲罷不能之勢 但有他事可作 決不肯久羈梨園 普通角色遇此時代 無非就是苟延殘喘 不意霹靂一聲 竟有遷都之信傳來 此語如果成爲事實 北京數萬生靈 恐不免要處於絕境 而梨園子弟 既供人娛樂 勢必首當其衝 再想一塊多聽一天戲 只怕無此力量 好角色固然可以出外 即有一部分傍角兒者 恐亦未必雨露均沾 其餘所剩高等零碎兒 或許在京獨當一面 好

賴只要能喊一氣 未嘗不能組織成班 只要價錢賣的便宜 湊合着也能過戲癮 律佩芳既可唱賀后罵殿 劉鳳林亦能演樊江關 都說貧賤吃窮人 又說一分錢一分貨 兩毛錢要聽一天戲 當然不能責備求全 此又爲普通角色不幸中之幸 較諸去搭禮拜班 實際上轉覺有益 至於遷都如何尙難頂定 惟獨梨園行人尙有一線生機

野台戲

(張振宇)

野台戲 就是鄉間公議湊錢搭野台 約野班 所唱的野戲(都成野的啦 顧不得野的吃香哪)故名之曰爲野台戲 鄉間演這種戲 不是爲廟會供獻神聖 表示敬意 就是爲饑荒年月 水旱不収 所許的願信 以謝上蒼的超渡(那是亡魂) 這台戲以吾人看着 所費無幾 而攔在鄉民的身上 已覺開銷不貲啦 並且以爲很够局面啦(可見農民之儉樸) 誰管他什麼角色之優劣 戲劇之好壞 反正好歹是一台戲就完啦 萬不能唱到台下頭來 所以劇中角色高矮不等 神頭鬼臉 什麼樣兒的怪現象都有 抹吧抹吧就能上場 胡亂混他一回 充個人數 好混飯拿錢兒 要照這樣的角色 還能演的出什麼出奇的好玩藝 唱的了什麼警人的好戲嗎 大概恐怕萬難吧 不過坑害老鄉民給個錢結啦 他管你們愛聽不愛聽哪 即便就是沒人惠顧 他也是照樣兒的扯着脖子喊 一路的誇唱 他反正想開啦 唱幾天得給幾天的錢 唱完了再另吃他方 還講什麼名譽不名譽 弄錢就得 什麼角色良莠 唱作

精細 滿沒聽提 其所爲者就是一個字兒(錢) 有錢好治餓 所以對於戲 能湊合就湊合
啦 將錢弄到手 這就是他們的目的地 而且想開啦 橫豎不能永久佔據這一個地方老唱
一年未必准能唱一回 皆因是短局 他們所以才不顧名譽不求尙進 也不要一手出手兒的
奇技 給人家瞧瞧 使人家惦記着他們再來 他們就是那一個目的 故而就這們一路鬼混
混完了這邊 再轉向那邊接着混 沒有什麼新鮮的玩藝 左不就是那幾齣來回翻 那幾個
人輪流轉 缺什麼扮什麼 何謂分門別類 就沒有那宗規矩 故而顯不出來誰是好角 誰
是歹角 一鍋熟 一個味兒 不過哄攪鄉民 弄幾個錢混飯吃 這種戲 要在通都大邑的
舞台上獻技 我想恐怕沒人光顧吧 即便有人前去捧場 也要把人氣煞笑煞 所氣者跡近
誘人誑錢 所笑者舞台上 一羣牛頭馬面 訕噤怪叫 真是怯腔野調 能不把人笑個倒仰兒
試想實難登於正式舞台 只好就跑野台吧 人家正式舞台 也實在不敢問津約請 至於有
頭有臉的角色 亦絕對不唱野台戲 打游飛 只有他們這一羣一類 專吃這盃野飯 矚混
鄉民 老好子 也算他們的手段高超 有個混勁哪

洋莊戲

(陵 藪)

從前專制時代 皇帝聽的戲 下至貧販走卒 都可以看得見 因爲戲價便宜 到了現在
動輒賣一塊多 這一般名角 儼然成了達官富商的專用品 平民百姓 實在是不易得見

所以現在的伶人 只須少數官商貴客捧場 就能成名 也好像辦選舉 只須少數人包辦 並不問真正民意 但是戲之一道 並非官商貴客專門學 不見得都能懂得門道 平民百姓 有時反能研究有素 如何能够一筆抹殺 但是現在的戲 不但不讓平民百姓評論 反而要迎合外國人的意思 外國說好 那就是好 這種戲 好比六國飯店門外的皮車 是專預備外國人坐的 能銷洋莊 就別問好壞啦

臉譜論

(四稜館主)

臉譜所以表示人類之良劣 將相之忠奸 略如紅者忠 白者奸 黑者勇是也 故關公一生 純正無疵 智義雙全 臉抹全紅 並無雜色 以表其赤胆丹心 爲國爲民之意 宋太祖趙匡胤 何以紅臉而雜以白眉 總不外其醉斬鄭恩 寵愛韓妃之處 曹操奸臣也 故白色臉而鈎以黑筆 但鈎法迥異 今之講求者甚夥 如捉放公堂時兩頰有紅 以表其刺卓之忠心 殺呂後 用黑破眉 乃表其疑 於逼宮時 打伏后殺皇子 篡逆之心 故紅頰而斜破以黑筆 大奸大佞之形 活現於面 故人之忠奸良劣 悉從臉譜而觀之也 以沙陀國而論 其受制於裙釵之李克用 與陣前較射之李克用性格不同 故一係紅臉 一係淨素而鈎以白眉 再如刺巴杰 幽莽輕颯之余千 與四杰村奮勇救主之余千 情形迥異 故一爲二花 一爲武生也 博望坡之張飛 與瓦口關之張飛 智愚不同 巧拙殊異 青風

寨與丁甲山之李達 精粗之心 亦有出入 故其臉譜 可隨時變動 不必固守一定之格式 則任演劇者之手腕 及心理之斟酌變換也 故艷陽樓之高登 俞振亭與尚和玉臉譜 則絲毫不同 振庭白少黑多 以表其渾拙 和玉黑少白多 以表其兇惡 臉譜雖異 與事實則無不吻合 餘如錢金福壽臣侯喜瑞等之張飛曹操李逵 臉譜均各有不同 皆在演者 以意匠爲斷制耳 劇場上有數人臉譜相同者 如蟠桃會青石山等之小妖 惡虎村落馬湖等之小寇 臉上擦以紅黃藍白綠 猶如轉花筒 亞賽花鷄蛋 直不知其爲人獸獸獸 惟宇宙鋒(趙高) 開山府(嚴嵩) 審刺客(何道安) 瓊林宴(葛登雲) 清官冊(潘洪) 搜盃(嚴世藩) 四進士(顧視) 乃普通奸臣之譜 故不論朝代年月 皆適用之 筆法無定 吾亦不便爲之詳論耳

老生花面之靠工 唱工 口白

(菊痴)

△無論生淨 各種裝束 均不甚難 即無紡工根底 亦不失於雅觀 惟紮靠一工 設無紡工根底 則必背灣頭低 眼斜肩聳 殊不雅觀 演老生者如連營寨戰樊城 尙可敷衍 至於珠簾寨定軍山大報仇諸劇 則弗易著手 不特難於扮像 武工亮像架子工夫不到亦形奇醜 故今之某某等即強爲之 而卒不能獲彩 其有科班根底者 只大元小培連良三人耳

△演花面者 如御吳園牧虎關 尙可對敷衍事 至於穆柯寨白良關諸紮靠劇 則難一籌

董俊峰馬連昆福小田(壽臣喜瑞姑不論)所演諸劇比較觀之當知其所以然也

△唱念作打爲名伶之四要素 其中惟口白最難 以唱工而論 以唵囀圓潤清明 則可獲彩至於作工 則有天地之殊 若無多年根底 必難臻佳境 且無論生淨 俱同一道理 生行如上天台 坐宮等 只唵好則必有聲色 今之老伶中以時慧寶爲冠

△淨行如探陰山鎖五龍草橋關金殿等 甫出場則唱 詞盡則戲終矣 設非有多年工夫之缺 噉者恐弗能演之耳 今以裘桂仙董俊峰爲最稱職 他如子雲鵬賈福堂安樂亭等則稍遜一籌

△生行之做工戲 一切口白 必須清楚 方臻妙處 如審頭 盜宗卷 胭脂褶 狀元譜

審潘洪 六部大審 其中雖亦有唱 但以念做爲主 幾句搖板元板不過陪襯 若吐字不清 必不能討好 今以馬連良雷喜福二人爲合格 張春彥陳喜興亦佳 至於一捧雪之莫成 玉堂春之劉秉義 宮門帶之褚遂良 戰蒲關之劉忠 借趙雲之劉備 今則首推年逾八十之劉景然 演來神情極其周到 且念白如斬釘截鐵 往往數十字 一氣呵成 故觀者精神爲之一振 誠不愧稱梨園界之先進也 至若閻喜林扎金奎等 不過學其皮毛耳

△花面之口白戲 如穆柯寨 斬子 法門寺 忠孝全 審七長亭 白良關圓兆 雖淨行均能演唱 但優劣則有別 若以郝壽臣演法門寺 審七長亭 候喜瑞演穆柯寨斬子 董俊峰裘桂仙演白良關圓兆 蔣少奎馬連昆演忠孝全 分道揚鏢 必各稱傑作 是在乎後台制戲

者之分配耳

九晚室劇譚

(張舜九)

△晚華後本西施 最末遊五湖一場 西施與范蠡在船上觀看湖景 身段極多 異常美妙

(按此劇游湖身段 脫胎頭本虹霓關東方氏與王伯黨交鋒一場) 有人謂此劇場面鑼鼓 極

宜改良 否則直類跑旱船 竊亦云然 惟編劇家陳墨香先生則謂西施與范蠡遊湖 本跑旱

船 固不足奇也 晚華此劇 係已故詩家羅瘦公所編

△十三妹在悅來店能仁寺兩劇中皆著紅 (按兒女英雄說部中 未說出十三妹之姓字時 有

紅衣女子之語 劇中十三妹衣紅 或根據此 正未可知) 獨紅柳村著綠 瑤卿此劇 素稱

拿手 據云十三妹在紅柳村中因新喪父 故不著紅 又能仁寺之張金鳳 正角演此 出場

例唱正板 但配角唱元板者亦有 入後張金鳳見十三妹自述來歷 配角演此亦往往抹去二

六改唱流水 丁卯六月予在開明觀荀慧生演此 以小桂花扮張金鳳 唱工全按配角為標準

△戲鳳之李鳳姐為閨門旦 曾已有人論及 此戲鳳姐例應蹀躞 惟今伶演此劇不持蹀躞者

大有人在 如小雲艷秋琴心諸人皆爾 或聞此戲之廢蹀 興自蘭芳 蓋蘭芳不工蹀 故始

改為大片脚也

△前在華樂觀荀慧生演苦情新戲飄零淚 真不啻看了一部哀艷小說 劇情之佳妙可知 竊

謂此戲之朱宛貞 所經波折 境遇雖苦 而最末團圓 結果仍是美滿 與艷秋之鴛鴦塚青霜劍不同 陳敬餘君則謂瘦公爲艷秋編鴛鴦塚青霜劍之慘 人盡知之 悲劇中無出其右者也 故知其人必不壽也（瘦公歿時 年未六十 不得言壽 常見訃聞中年未五十而書享壽者 其人實不知理）又瘦公生平爲程郎製曲甚多 病稍起猶強編青霜劍悲劇 此乃瘦公最後絕筆 瑤卿曾謂瘦公此戲 一家骨肉分離 結果太慘 其死殆有預兆歟

△取帥印之叔寶與洪洋洞之六郎 皆爲戲中病人 演員稍未注意及此 往往畫虎不成反類犬 斯戲之難可知 丁卯中秋王鳳卿在開明演此 雖僅一場 而鳳卿演來 唱作念白 均臻化境 描摹叔寶病中精神不強狀態 體貼入微

△梅蘭芳之全本宇宙鋒一劇 係清宮南府所藏秘本 曾據程艷秋言 此劇出自乾隆皇帝手筆 故極可貴 竊謂此劇穿插三十餘場 劇中情節 無一漏筆 時下名伶所排本戲中 要以此劇爲第一

△草橋關上天台之姚期 均掛白滿 惟全本取洛陽則黑滿也 但光武帝在上天台中爲老生 草橋關中爲小生 此與姚期不同之點 按上天台與草橋關事出一時 且光武之齡少於姚 故上天台之光武對姚稱皇兄 又上天台之光武 已故之劉鴻昇演此著帔 並持扇子 今時慧寶王文源諸人 均效鴻昇著帔 金潛厂先生謂此戲早年著蟒 近年著帔 但着帔究始自

何人 則不得而知矣 丁卯十月下浣陸部楊次長毓珣 假那桐花園爲其封公太君六旬稱慶時 余見余叔岩演此 著蟒不着帔 亦不用扇 不知宗法何人(譚叫天演此即著帔) 但於情理固甚妥協 因此戲光武臨朝 姚期綁子上殿請罪乃大典也 自應仿草橋關著蟒爲宜 故謂叔岩著蟒甚是 惜余此戲本不對工 故演來毫無起色 此戲在今日自當推慧寶爲第一

△京朝派關於生旦合串戲 最好同一調門 否則一高一低 每於合唱時 大感困難 乙丑八月姚幼枝督辦宅壽戲 余叔岩陳德霖裘桂仙三人合串進宮 三人調門 俱不一致 故凡搶板高調及生淨合唱諸句 毫無精彩 叔岩此戲 苦於唸門過小 以云學譚 而不知譚得之於汪 亦非渠所素習耳 此外僅時慧寶王鳳卿二人唱來尙爲生色

△偶讀補厂談「關於獻地圖生丑之一解」一文 謂史稱張松才雄而貌寢 飾以丑亦稱 因聯想及羅瘦公所編賺文娟之蘇小妹 亦應用丑旦扮演爲合格 蓋蘇小妹乃有才無貌之女子 瘦公爲程郎艷秋排此戲 所以不飾以丑者 因丑角不能用青衣唸唱 且本劇又注重小妹一人 文娟配角也 故以艷秋絕代之姿 扮演小妹 實不稱本人身分 奈何奈何 由此可知戲劇人物 一經表演舞台 則有常例變例兩種之別 不定按原人面貌個性以及環境之不同而分別飾以或生或旦或淨或末或丑也 賺文娟之蘇小妹不飾以丑而飾以旦 亦變例之一 史稱蘇東坡之妹小妹 貌甚醜陋 而艷秋則美甚 一醜一美 恰成反比例 前人有咏蘇小

妹詩者 惜吾已不能記憶矣

△梅蘭芳黛玉葬花一劇 向稱傑作 此戲亦係齊如山先生所編 梅初演此戲 在民五冬月 與譚鑫培出演吉祥園 一時表作之佳 觀者嘆爲得未曾有 (見樊山老人爲梅製葬花曲) 蘭芳能將多愁多病之身及孤苦零仃之態 描摹盡致 似甚合紅樓所述黛玉身分 余觀是劇 最賞其末後開樂一場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幾句說白 動人之至 昨據陳墨香先生言 葬花一劇 有三本不同 最初票友陳子芳排演此劇 即用古裝 非自蘭芳始 次歐陽予倩 再次即蘭芳 取材雖出一書 而情節則各有所本也

評思凡

(汪俠公)

前有人謂崑曲思凡 過於誘佛 德惠予擯斥 並有人謂此戲宜禁止 是皆不明是戲之真理也 此劇編者 係取人道主義 凡入空門 須存有真心修行之念 或看破紅塵 或因幼時貌陋 或因病許願 而爲僧爲道者 亦在情理之中 趙尼姑花容月貌 旣無佛根 又乏善念 終日勉強學誦經 謬其天性 焉得不思塵凡之情慾哉 空門非不可入 非人人皆可入 佛非不可好 非人人盡好者 以理衡之尤明顯 因家庭專制 強迫兒女入空門 如趙尼姑者 所在皆是 非其本性 因之不守清規者 亦所在皆是 與其謬本性 不守清規 何苦蓄髮 還其本來面目 此編思凡者之本旨 予恐泯滅前人之

婆心 特表而出之

馮黑燈之嗜賭

(汪俠公)

已故秦腔花面馮黑燈 最嗜賭博 恒因賭質衣不克演戲 劇界嗜賭者 固不乏人 然不致如馮黑燈之甚 據向隸寶勝和某伶所談 酷有趣味 爰誌之 藉博閱者一哂

黑燈隸寶勝和時 常因賭悞場 每每如是 某日演戲屆時未到 遣人往催 途見馮伶與羣槓夫圍賭 因所負較重 不能脫身 催戲人歸告老板 出資代償後 始到園登場 黑燈爲當時名角 聲價與義順和之牛春化相埒 因賭有如斯之佳話 洵梨園罕聞事也

伶界三傑

(卓然)

△侯俊山名喜麟 即今日秦腔中赫赫有名之十三旦也

△陳德霖字瘦雲 爲黃腔青衫之泰斗 晚輩如瑤卿 蕙芳 琴儂 妙香 蘭芳諸人 皆師事之 以故不敢稱其名 咸以老夫子呼之

△曹澤字沁泉 精通律呂 崑亂兼能 爲今日場面之巨擘

△聞此三君 某年在天福堂結爲金蘭之契 余謂之爲伶界三傑 未卜菊界諸藝員以爲然否

論尖團字

(文馬)

研究戲曲 第一須有喉音 第二須明板眼 第三須研究尖團字 第三似易而難 同音字須

分尖團者 以千百計 豈能一時學習了解 何謂尖 舌用力於齒間也 何謂團 舌退於齒後也 以予所知 如寶劍之劍爲團 而令箭爲尖 領袖之袖爲團 而清秀爲尖 欺詐之欺爲團 而六七及夫妻之妻爲尖等是 應判別者甚多 豈予之門外漢所能枚舉 然不明字之尖團者 最好一律用團 則尙不致爲難聽 反是則留神舌頭之譏恐不免也

個性與本錢

(嘯猿)

社會上無論那一行人 都有其個性 梨園豈獨不然 生旦淨丑 各有所喜 各有所學 各有所長 而生旦淨丑裏 有喜歡學生的 就有喜歡學旦的 這其中就有點個性的關係 然而本錢(就是嗓子) 可也有個能不能之分 假如您喜歡學生 怎奈嗓子偏近乎旦 天然與嗓子不合 那末要學老生就不能成功 不怎麼內行中 講究先聽聽嗓子呢 即如鄙人這條喉嚨 就怕喊中東轍 要是發花轍 您可得把腳抬起來 庶勉強唱到爬字調 故說成一個角色 很不是一件容易事 當年老譚雖有人說是雲遮月 但也得分是怎麼雲遮月 要比方一大塊烏黑之雲 把月光完全遮住 您聽着够多悶的慌啊 要說雲遮月 必得薄雲籠罩 不礙佳人玩賞 這佳人的俊龐也得看着另有一番神韻 所以人家成名一世 即如現在譚派鬚生中之余叔岩 馬連良等 調門本不多高 不過悠揚頓挫 您聽着好聽 所以就顯着難能可貴了 但若推原其故 也半由當初他們性之所近 如果要近這一門 也決不能研究

到好處 所以個性與本錢 實有重要的關係 沒有個性之相近 不能研究有成 沒有本錢 即便您研究都有可觀 架不住您一張口 人家耳朵就不好受 誰還能够歡迎 即劉鴻昇在世之時 雖有話匣子之稱謂 但您聽着先不用替他擔心拔氣 亦足見本錢之重要了 如果要具此個性 有此本錢 再加以深切之研究 何患不能成名

舊劇攝影宜注意背景及佈景

(高博陵)

近觀諸名伶名票 往往所照舊劇之背景 不合歷史之佈置 中外混亂者居多 攝影背景遂不及舞台佈景之重要 然一旦印出 普傳世界 流芳永存 必為藝術家所研究 更為要點 例舉一二 在室內者如坐宮 則見有西洋宮內居以宋朝之人 想有大謬 又如硃砂痣 盜宗卷 釣龜等劇 亦在西式之背景拍照 其他比比皆然 室外者如太白醉寫 馬前潑水 見之更奇 觀之甚美 實則大失劇情 令人目覩 以玩品看 不以藝術看 此等劇片 若不用背景 可以素布襯之 似野外山林之背景 不加以洋式房屋者尚可 所以拍照舊劇片者 不可不注意背景 至於佈景陳設 如山水花石桌几等 必仿原劇歷史之時期 或老式之用具為宜 余意所陳 不知方家以為然否

說義務戲

(卓然)

近年以來 伶界演唱之義務戲 數見不鮮 以表面觀之 美其名曰義務 實際中仍不少拿

錢 既不能銷售紅票 所演之劇 又無絕對叫座之能力 所得之款 不但不够開銷 而賠累確屬不貲 奉勸各界 欲藉伶人籌款者 大可不必生此妄念 以免徒負虛名耳

大花臉日見其少

(文馬)

黃三下世之後 代其演大花臉者 只一李連仲 已不如黃 然其材雄偉 扮相莊嚴 飾曹操及一切三塊碗臉譜角色 (如李逵張飛等 均為三塊碗臉) 均合身分 不意數年前亦隨黃三相繼故去 殊屬可惜 曾憶其亡故之日 在天樂園 與沈華軒演古城會 余適在座 今則只餘錢金福 身材魁偉 均列優上 可惜嗓音暗啞 為大缺欠 然今日亦當崇為上等角色矣 郝壽臣身量覺小 李壽山身高腿長 福小田麻木子 茫茫不足道矣 至於其他之造作成魔 更無評論之價值 總之錢伶設有不虞 大花臉中 即無人承乏 按近來角色 不但銅錘花臉 有缺乏之憾 即大花臉 亦將有愈趨愈稀之勢 余意將來舞臺之上 學戲者全學旦角 淨行全為掌子角色 使演天女黛玉楊妃者 車載斗量 可謂戲界之一新思潮 但細觀扮天女等角色之臉子 確係李逵臉譜 風俗日下 良可慨也

嗚呼梨園行的蹺工

(李玉璋)

現在梨園行的規矩 比較起前些年時候的規矩 實在有霄壤之別了 諸公若果謂不信 鄙人不敏 以一小意見示餉諸公台前 供出一餐 則可有鑒於今的梨園之行規 是否與早先

的規矩 有異沒有異了 我先不用以大問題討論 就以花旦跣躡一工而言 這個問題可是不算什麼不易知的問題吧 依愚下眼光看來 大可在普通有周郎癖者之諸公們 可允許我研究一下子了

在昔專制時 制度似嫌腐舊了 社會與家庭 亦很似頑固樸素 昔時的女子 多以纏足爲美觀 而梨園行的花旦角色 效時風尙以爲大同 摹仿習流 故凡花旦角色 加習躡工之一藝事 然而此工技藝 殊不容易學的 且非幼工而不可 究竟爲什麼幼而才能習躡工 苟非幼工 就無習躡工之可能乎 此種問題 暫且姑置不論 按躡工以實着筆 理當不可却之 因爲伶人 披優孟衣冠 現身說法 追古撫今 不宜失古人本來的面目 就以五花洞這類戲說 戲中主角 就推潘金蓮 戲惟事理唱作念等 先別去評判 專門討論潘金蓮的脚 既云金蓮概可想見潘金蓮當初之脚了 一定是姍姍的小脚 決不是天然的大脚片 歌舞場中 現任的五花洞 戲中扮潘金蓮的花旦 無論男女角兒 幾於多數全 是天然足 跣躡者 寥落輕不易見 我看暗含着就連躡工一藝湮沒啦 可也難說 現在的女子 最美的青絲髮全剪啦 何況脚呢 嗚呼躡工廢矣

學習躡工之我見

(李玉璋投)

鄙人本不喜歡研究問題 因爲太費腦筋 故此遠之 目今梨園行中的規則 今昔相比 去

古已遠 大改其時 就言花旦脚底下的躡工吧 現在能者很少 不會的大有人在 按躡之爲物 以木質造成 又名曰(寸子) 因爲極細的 很小的 故以寸子名之 他的形像 似昔時女子的金蓮 爲梨園花旦角兒的專藝 要是學躡工 非得自幼兒才成呢 因何要幼小學呢 因爲身體輕盈 敏穎活潑 所以學躡躡一藝自幼老練習熟 台步嫻嫻 行動自然 有似真金蓮無異 登台演戲時 不復觀其爲假脚 此天賦幼工習之 必能入化畢肖也 不易學躡工的道理 我也舉而出之 男子弱冠時候 身態自然軒重 踏上躡 邁步就有點笨些 幾乎身不由己東倒西歪 要躺下似的 以故我曰 躡工非幼而學習不可 歲數一過十五 則無習學躡工之可能 余見如是 不知高明之士 以爲然否

說躡

(王陋隱)

寸子這種東西 看着算不了什麼似的 輪到踩起來的時候 才知道實在是不容易 學躡之時 又非自幼小不可 否則的話 簡直就叫作踩躡不了 非寸子不行的角色 當屬武旦花衫兩種 按說踩躡一事 雖云係慕仿前人裝飾 然亦不失爲一種技能 在武旦角色中 目今如九陣風朱桂芳等 均是首屈一指之人物 躡工一門 自是無疵可尋 如屈起打的時候 自己亦須加點小心 武旦有時且可取巧倒立 花衫則非直立不可 可以說各有各難 實在是不容易 現在一般後起的青衣 多半兼演花衫戲 論及躡工 簡直不行 不能因噎廢食

居然免去蹂躪 大脚片兒上場 在捧者看着 好像是廢躪的先聲 其實他是真不能躪 據在下的腐敗眼光看來 躪工一門 恐怕廢不了 因為他也是技能之一 就拿小翠花說吧 觀者多半皆贊其躪工不錯 足見躪寸子 確係技能之一種

躪工之存廢問題

(嘯猿)

躪工有藝術的美 一般顧曲周郎 多數謂然 然也有主張時至今日 社會耳目趨新 可以無須重視 這固然是都有相當的理由 但據鄙人拙見 關於躪工之存廢問題 宜以戲情爲標準 比方歷史上楊貴妃爲大脚片 即不蹂躪却還可以說的去 如果要扮潘妃 潘妃以步步金蓮著稱 若不蹂躪似乎不大相宜 比方演開弔殺嫂說 且角潘金蓮 當初施耐菴編水滸 於各種名號多寓深意 潘金蓮命名 明明取潘妃步步金蓮花的典故 可見以金蓮爲最重要之部份了 那末如果扮演潘金蓮的廢掉躪工 即與所扮的人物名實不符 不但於藝術的美有所影響 即於戲情方面 亦甚有遺憾了 但是若扮演不甚以凌波微步着稱的人兒 若果作派嫵娜 不減藝術的美 也可無須乎過於膠執 故在鄙人的意見 躪工之存廢問題 宜以戲情爲斷 若說明扮潘金蓮 底下可是兩隻大脚片 若不把潘金蓮的名兒 改叫潘大脚 宋朝既沒有解放天足禁止纏足之一說 豈非故與潘金蓮反對嗎 玩藝雖是假的 既要作假成真 就不可以不顧及戲情

躡的問題

(陵 蕪)

躡的問題 前幾年在下在上海報上 很跟人家抬過一陣子槓 現在的年頭 年青的人 動輒要講改良 楞說現時代之女子都放天足 躡之爲物 當然不能存在 要知道唱戲 是演古時代的事跡 固然不能使古人 學現在的時髦 俗語說 前車之覆 後車之鑒 就是提倡天足 也大可扮出纏足之形狀 令人看了 覺得不甚方便 好不去學他 這是在風俗上談論 要說到戲上 躡工也是戲中之一種藝術 因爲有躡的藝術 纔排出專重躡工的戲 武旦不必說了 花旦裏的虹霓關 戲鳳 拾玉鐲 花田錯 小放牛等戲 全是重在躡工 要是不用躡 也就不足爲奇了 就是十三妹 當年余莊也是用躡 無如現在大名鼎鼎角色 不是由青衣改唱了花旦 就是由票友半路出家 所以躡之一物 大有作廢之趨勢 名角不能躡 倒還可以原諒 可是不能躡 就不必演躡工戲 若一定拿大脚片演躡工戲 那不是自暴其短嗎 雖能拿改良兩字來遮掩一氣 究竟不能逃內行之責備 在下有折衷的辦法三條列下 (一)不能躡的 以後不必演躡工戲 (二)能躡的 斷不可取巧趨時 也不用躡 (三)以後排新戲 可以不排躡工戲

躡工存廢論

(鈍 叟)

△舊劇之精神與價值全在劇藝 即所謂表演之技術 亦即所謂工夫 今躡工稱曰工者 是

亦工夫之一 既屬工夫 即足爲舊劇增加精神與價值

△舊劇表演已過之歷史 而不復再爲詳分朝代先後 此中自有經過原因 不妨權宜從事 故周秦以降 女子皆假定曾經纏足 不論其人其事是否出於五代以後（按各方考據 弓足當始自兩唐）此與其他服裝制度 皆從同一定律

△觀舊劇當然須運用舊日審美眼光 須置身於已往社會中 另換一番境界 而略其中味況 不必求其能與吾人 今日生活實情 聯爲一片 亦猶鑒賞古文詞古字畫之類 豈可牽涉平常生活哉

△純粹藝術所重原在爲藝術而發之藝術 其實利道德倫理諸念 乃居於次 舊劇之舞台藝術 可謂最純粹者 吾人自當從此方面推重之 不應以實利道德倫理諸說掩沒之

△若謂纏足傷人迫 背生理 誠然誠然 但與舞台上表演舊日女子之纖趾細步 乃截乎兩事 今日社會中不應容留纏足之習 願舞台上又不必廢止蹂躪之技 入園觀劇之際 乃暫離衣食住問題 而與藝術接近 彼伶人蹂躪 非使吾人效而行之於實際也 若謂觀劇必做而施行 此觀念實太幼稚 將舊劇藝術之價值 降落淨盡矣

△社會中纏足有害 舞台上飾爲纏足 無所謂害也者 必明乎此二者之別 而後可與言舊劇藝術之神髓

△昔人審美觀念與今日異 昔人以纖足 爲女性美之唯一重要條件 故理想中之美人 無不蓮鈎三寸

△美醜之絕對標準至難言 我國前人以纖細柔弱爲女性美 此亦非無理 蓋亦得諸男性特徵之對象者 夫天生人類 男女間肉體本自不齊 軀幹則男長大女短小 骨節則男隆高女平伏 筋肉則男剛勁女鬆軟 皮膚則男粗糙女細嫩 以至四肢百體莫不顯然有別 又不獨一種一族爲然 凡屬人類咸有此徵 於是男剛女柔 男強女弱 男偉大女纖細 男粗猛女嬌嫩 乃成自然觀念 男性愈離女性遠 而愈美 女性愈離男性遠 而亦愈美 欲顯女性美 則須加重女性美之特徵 此在審美學固有其立足地也

△女體之粗者欲其細 大者欲其小 故西洋會盛行束腰 我國會盛行纏足 即西洋之銳趾高跟窄履 亦無非圖約女足 使其狹小 以與男足去愈遠爲愈美而已

△談解放者 力主人體回復自然 不加一切束縛 但男女體格之異點 終必存在 若女體果發達與男體埒 則無復有所謂女性美者矣

△我國即本男剛女柔之觀念 推而至於男動女靜之條件 舊劇所表現之女子 固首重能靜 所謂蘊藉涵蓄 爲飾且不二法門 且色之佳者 莫不具此資格

△女子纏足 勢必趨於靜 而彼時代之所謂女性美者 乃得充分表現

△女子必纏足 何以又分花旦青衣 豈知花旦青衣身分做表雖異 而初不應以有躡無躡別之 梆子青衣無不蹂躪 走雪山曹玉蓮爲正工青衣 而在梆子班中必上躡 徽班亦如之 如琵琶記趙五娘 爲正工青衣 亦上躡 雖有裙掩足 亦不許大脚片登場 特青衣上躡 不過欲顯其伶仃纖弱 以動人憐 非若花旦之故意賣弄其蓮鈎 以逗人情惹人愛者也

△羅小寶唱秦腔青衣時 演起解即上躡

△黃班旦戲之採自秦腔者 如玉堂春之類 舊亦有蹂躪之例 如余紫雲嘗帶躡而唱三堂會審 近來尙小雲亦曾一度爲之

△黃班青衣戲無躡 未悉始於何時 惟自爲青衣不躡之例 而青衣不復能兼顧花旦 此兩工遂等風馬牛不相及

△青衣偶有能躡者 在昔亦僅見 如余紫雲爲唯一之例外

△外省及南方旦角 多兼理青衣花旦兩工 如馮子和唱教子戲妻 爲正工青衣 帶躡而演

花田錯富春樓 又爲正工花旦 其後王靈珠亦兩工 目下如黃玉麟 唱跑坡罵殿爲正工青衣 演戲鳳花田錯鴻鸞禧皆蹂躪 又屬正工花旦

△京旦能兩全者 只朱琴心荀慧生二人 徐碧雲武旦出身本有躡工 惟扮相身段與花旦不甚合 演花旦戲遠遜唱青衣戲 尙小雲雖曾習躡 而絕少應用 且與真花旦戲似甚不對工

△京旦之首先廢躡者 係王瑤卿 惟瑤卿於青衣外亦僅兼演刀馬旦而已 未嘗侵及真花旦戲之域 彼所演悅來店一路 自余玉琴演之 皆上躡也

△梅蘭芳演戲鳳不上躡 而爲之解曰 此閨門旦戲 此小花旦戲 而唱工亦不少 非大花旦戲 故可不上躡 但此外大花旦戲 彼未嘗一動

△不踩躡而勉強演花旦戲者 應名曰花衫 以示與真花旦有別

△梅程尙以及關麗卿黃桂秋何佩華等 皆只能稱青衣花衫 不能稱青衣花旦

△今日京中童伶尙有青衣花旦兼能者 如王盛意魏蓮芳是 惟蓮芳拜列梅門後 已捨固有

之躡工而不顧 是大誤特誤

△躡之用 在增加腰肢間之嬌娜 與步履間之輕盈 所謂娉婷玉立 楊柳隨風 芙蓉出水

者 端賴是矣

△花旦戲以全身動作爲最要部分 而女子之足又與男子之足 巨細相去懸殊 可見足部大

有戲做 即應以女態最顯着之足部 允分表演其爲女性 以惹人注意 博人愛慕爲要素也

舉其最明之例 如烏龍院 宋江以足踏閣惜姣纖趾 老生巨靴厚底 猛然下壓 而花旦乃

以一搨秋菱承其千鈞之重 男足愈巨 女足愈纖 男強女弱之判愈顯 則觀者自能爲花旦

代或痛苦 一剎那間 若身受踐踏之暴者 螳臂當車 摧殘立待 悚目驚心全擊乎弓彎之

小細也 其後蹙足退坐 撫假足而示痛苦 何等對題 何等嬌媚動人 設大脚片登場 蓮船逾尺 與老生之巨靴幾乎般般大(甚且有較生足尤大者) 則老生猛踐且足 便毫無意味 人見花旦天足 即視爲強有力 不畏男足踐踏 更無人生憐香惜玉之思 無人爲彼代感一踐之痛 而撫碩大無朋之天足以興悲 徒覺不論不類也 此區區小節 正蹙之爲用 容可忽乎哉

△戲鳳正德唱詞曰『扭扭捏捏人人愛』 是纖趾娉婷之明證 鳳姐若不上蹙 此語等諸廢話
△蹙門檻時 一抬足 做得風流瀟灑 便含情無限 則其一擲蓮瓣貼地植立 一鈎新月翹然微揚 自有玉樹臨風之姿 嬌柔無力 旖旎欲墮 萬種體態 胥呈於一瞬中 其關情動人 爲何如者 易以大脚片 徒見笨重滯拙 妙趣必大遜
△碎步尤須上蹙爲之 始風流可觀 梆子班最重之 二黃戲如花田錯尙存舊觀 工夫佳者 只見身移 不見足動 如附轉輪而行 滑來滑去了無阻碍 實美觀技藝 惜今擅者 已希如鳳毛麟角

△上下樓亦最足以顯蹙工之妙用 無裙如花田錯 有裙如戰宛城 無裙則足全外露 有裙須微揭裙幅 使一對蓮鈎 入觀者之目 踵部舉得愈高 木蹙着地愈見凌空 亦愈逼真婦人纖步之狀

△此外賣弄纖足之機會 尤不一而足 皆當善舞之 以窮其美

△花旦嚮工視武旦異 武旦可以平真足 以踵着地 暫時支撐全身 花旦必始終豎立 足踵高離地面 望之若植竿 僅恃寸餘尖木以履地 久立不疲 行動不陷 方爲合格 蓋絲毫不可露矯揉造作之痕迹也

△武旦不上嚮 則與男將對打 便無精彩 必一方翹然蓮瓣 一方龐然巨靴 分明強弱懸殊 而後其較量始能令觀者驚心動魄 猶文章有烘托法也

△醉酒之下腰 爲其他各舊劇中所未有 下腰時 足步須踏得極穩 故必藉大脚片 全足底之力而後可 上躡後 立足點太小 無法維持全體之重心 勢必傾跌 此劇實無踩躡之可能 况所重原在腰腿及軟工 不必更需嚮工 或謂昔日花旦能踩躡演醉酒 似能見充分證據 就事理推論 殊難置信

△秦班青衣 踩躡而不炫弄 故黃班以爲具文 及廢除 自是定論 蓋青衣皆賢德貞烈女子 持重自尊 不爲拋首露面之舉 手足多深藏不以示人 更不應賣弄蓮鈞以博男子歡也 黃班青衣 着平底鞋 蔽裙內 所以脫盡妖冶勾引之態 女足既蔽裙下 大小自不成問題 △起解會審之蘇三 本花旦身分 惟唱苦戲 又與青衣爲近 此二齣上躡 亦無不可 但起解重步法走相 用躡可增美觀 會審跪唱 用躡反等畫蛇添足 故起解蘇三加躡極合理

但會審蘇三加鑿 不甚合理

△說部與劇本中女子之以金蓮爲名者 顯名思義 其一雙金蓮必纖小異常 昔日女子確有以足小相誇尙者 取名金蓮 分明以足小得意 如潘金蓮薛金蓮董金蓮 爲此中佼佼 按理劇中扮演者 必當蹣跚無疑 而實際乃不盡然 董豕山之董金蓮 由花旦應工 多蹣跚樊江關之薛金蓮 則已多不蹣 若五花洞之潘金蓮 則向不蹣跚

△按潘金蓮畢生艷史 咸起自一雙金蓮 蓋其用情唯一工具也 劇中自應加以點綴 方不負金蓮美名 今五花洞扮像 短衣叉褲 不裙露足 又操京白 分明花旦 惟以兩段唱工

爲花旦所不辦 遂歸青衣承乏 青衣大多數不能蹣 只得大脚片登場 口稱潘金蓮 足下並無金蓮 名不符實 殊覺不足以對當年潘氏 故能蹣之青衣演此 自當上蹣爲是

△習蹣必自幼始 謂之幼工 年長則極難入殼 今之成年花衫暨票友 未曾習蹣者 當然不足深責 其早年練過蹣工之花旦 或青衣花旦 絕對不可妄從他人謬說 而棄蹣不用

△須知能蹣乃一種至可貴之真工夫 他人求之而不得 萬無自行放棄之理也 他日能者愈鮮 乃愈顯其可貴

△身材適中者 上蹣不嫌其高 身矮者乃適得其中 身長者每嫌過頤 此又因人而異 惟中人及中人下者 斷無不宜蹣之選

△能躡者偶不躡 亦能步出若有躡之狀 與平脚迥異 此另是一種工夫 頗爲內行所艷羨 而非有躡工者所盡能 老輩如田桂鳳 以年高演宛城每不躡 然自台下望之 極似有躡 後起如黃玉麟演坐樓 或躡或不躡 不躡時亦絕似有躡 芙蓉草演翠屏山 亦擅此種工夫 惟能躡者尤宜時加勤習 取巧偷懶 終非正道 望能躡諸伶 仍以應躡則躡爲是

△戲有大部分精彩繫於躡工者 如花田錯 戲鳳 烏龍院 梵王宮 鐵弓緣 戰宛城 翠屏山 拾玉鐲 陰陽河 蝴蝶夢等

△其餘花旦戲 有一部分精神繫於躡工者 如鴻鸞禧 胭脂虎 浣花溪 貪歡報 得意緣 玉玲瓏 文章會等

△以上三路戲 皆當躡 不可規避

△刀馬戲如虹霓關 穆柯寨 馬上緣 武工戲如小放牛等 最好亦皆躡

△花旦戲有不能上躡者 如醉酒是

△花旦唱工戲 有應躡而向不躡者 如五花洞是 應由能躡之青衣花旦 爲之添躡

△結論 (一)躡工是純粹藝術問題 不涉風俗教化道德倫理 故絕對應存 (二)凡躡後能增進身段台步上之美觀者 一律按規躡 (三)不及補學躡工者 無法可施 然不可爲訓 (四)已學躡工者 必須以時施諸實用 不可避重儉

新舊戲各有長處

(東亞戲迷)

徽班戲在北京演唱二黃，亦不過就是百數年的事（可是用胡琴），後來才分出新舊兩派。三慶、四喜、春臺（雙奎戲可沒赶上），稱為四大徽班，上都歸舊派，其餘如嵩祝成、永勝奎、小和春等等，全歸新派一流（掙戲份兒，沒有包銀）。自光緒初年，風氣為之一變，始由玉成班興出兩下鍋來（梆子二黃一齊唱），如今班名雖多，維新的都改了某某社，可是不除小科班之外，大半一星期演上兩天，而且全都注重新戲，舊戲幾同陪襯物，即便就是三斬一碰，擱在大軸子就得起堂，莫非是舊戲有甚麼短處，實在也是潮流所染，真要打上，一齣五雷陣去，台底下一定要嫌煩，淨叫頭就有六百多，聽主兒當然要反對，不知凡是出土的玩藝兒，非舊玉不能受人歡迎，若照泥人兒同紗燈的式樣扮，一定他是不能討俏，不信我說他一個比喻，也就明白所以然，要拿戴廉增的印板畫兒，與像篇兒比較，新舊敢保差的遠，扮像兒既然不一樣，價錢一定要貴的多，宜乎新戲得多賣，惜乎就是不長久，要說腐敗的老玩藝兒，唱到多俗也不能俗，就是一樣兒可令人費解，新戲雖然不能長久，可是舊戲老掙不了那們多錢。

戲園退票之始

(東亞戲迷)

北京從前各戲園，輕易不肯貼戲，遇着好角的真正拿手，無非在戲報上粘一耳籤，如楊月

樓之長坂坡 俞潤仙之挑滑車 譚鑫培之洪洋洞等等 然亦不出名姓 某班只要貼出某戲 必是某角所演無疑 一經貼出 就能起滿坐滿 因為平常不肯演 一年也不過唱兩回 有此一說 可也不能貼說報兒 譬如是一日要是不露 台底下真有拚命的行市(不過戲癡) 記得同春班轉至某戲園(當年戲班都是活轉兒) 貼了一齣洪洋洞 同春班以譚鑫培為主要 不問可知為譚鑫培 不想是日本人感冒 來了一個臨場未到 本人既不能唱 而洪洋洞當然也得取消 戲座中有三位山東人 非到櫃上退錢不可 某戲園大櫃已無人跡 只好現由櫃房找來 一瞧這三個人是買賣地兒 頗呈不悅之色 答以譚老板因病告假 不能為你們力疾從公 三吊多錢聽了一天 還想退給你們錢 豈非笑話 走吧大掌櫃的 不能為你們壞規矩 三個山東人也說得好 我們雖然花的錢少 誰讓你當初不多賣 我們也不配聽老板 不過專為洪洋洞來 別的戲白聽都不愛聽 只要看見楊六郎死在台上 任話沒有 你們今天既是沒這齣 不但退票 外帶着還得賠償損失 光零錢就花了不老少 我們向誰去要 打算要是不退票 俗得找個地場兒說說 後來託人轉了個折兒 作為是旁人代退的 此事為記者親眼目睹 並非故作笑談

養 衆

(東亞戲迷)

從前戲界的老角色 除去四箴堂程 向不應外串 所為養衆 (要聽就寫三慶班) 其餘都

是自立一家 並無所謂養衆之說 除去一個親近的跟包 既然不帶『拉打梳』 更無所謂養衆不養衆 不過一般普通角色 大家分些塔灰錢（即徽語堂會錢之訛音） 論到個人有外串 向來都是自顧自 誰也不用想跟光啟土 打頭不會唱新戲 舊戲的配角有誰是誰 好角色向不受人拿 養衆不養衆亦無關出入 記得某老生好容易巴結上一齣戲鳳 別人一唱他就動刀（真急） 論到現在的新角色 差不多的人人都知道養衆 不成班還得帶著一片成班之後更不必說 賣好了大家雨露均霑 賣不好老板白盡義務 甚至於除去本人白唱 往往還得往外拿錢（不然不開） 不知者以為有這種癮 其實就是爲養衆 因爲好角的來龍兒大 掙一回就够賠幾天的 館子裏就便掙不著錢 架不住直應闔堂會 一旦應了闔事 傍角的誰不踴躍當先 所以無論唱甚麼戲 永遠老是一棵菜兒 老角色向來不聽這套 就知道他以能耐掙錢 勉強著多用幾個人 也無非就是『拉打跟』 上場的配角一概不用 殊不知牡丹雖好 尚須綠葉扶持 淨剩一個光桿兒牡丹 也不大好看 自己知道多掙錢 就別怕人跟着沾光 都稱好角 就得養衆 若疑他人爲分利黨 未免近於一己之私 且此等見解 實與新角色的心理迥異 若云爲圖較輕起見 他又懂得要腦門兒錢 揆其心理 大致不外乎要多剩幾塊 無如好角要打這種算盤 尙何養衆之可言

唱戲必得掙子

（東亞戲迷）

俗說拉弓要有膀子 唱戲要有嗓子 雖不必一定黃鐘大呂 至矮也得够正工（調門兒）
記得從前四大徽班 無論那行角色 調門兒都得不差上下 雖不似梆子班有笛眼兒管着
文場也不能緊擄千筋 上場人既是應唱戲 好歹都得够的上調 滿打生成的調門兒高 也
不能淨唱一個人兒 如大老板 王九先生 楊月樓 以及馮瑞祥等 論嗓音人人都有份兒
因為好角兒都得養衆 自己唱還得顧瞻配角兒 由打汪桂芬 龍長勝 劉永春出世 這才
唱到一字調 以當時說就算別開生面 無如有數的幾個人 並不甚多 如劉玉奎 劉桂慶
朱子久等 調門兒雖高 究竟算不了頭等角兒 雖然也唱正工戲 究竟不算硬正角兒 真
正音堂相聚的嗓音 實在沒有幾位 除去孫菊仙之外 敢說再無第二人 高也能唱 矮也
能唱 那才算是唱戲的嗓子 而今不足六字調 也能止戲界稱好角兒 以唱念打三大要素
說 唱居其首 如果唱戲不論嗓子 即能打也不過是變相的武行 再以各門角色說 何以
謂之文武全才 文者即是嗓音宏亮（唱念包括在內） 嗓音要在六字調以下 那怎麼算得
文武全才 不想世界進化 嗓音暗含着就提不到啦 只要有點子私形頭 一打台簾兒就彩
聲不絕 以致票界也羣相摹仿 是個人就要學幾齣戲 明知自己的嗓音不够 硬要說是學
某角兒 因而票友 也越來越多 大半都是如意調 譬如要唱非工字調不可 恐內外行裏
得淘汰許多人

戲界進化之缺陷

(東亞戲迷)

戲無新舊 貴乎普通 萬不能以標奇立異 遽可謂之進化 無論文武崑亂 能受願曲之歡迎者 其中必有所長 由隋唐以下降至而今 不知經過多少變遷 始有今日之成績 若以此時爲止境 只好儘其有者而演之 何必再事研究 必須日新月異 以求後來之進化 不過戲劇之進化 當視人民的力量如何 雖然生活程度日高 亦要折中其價 唱戲的撒開了 一下本 戲價勢必要提高 戲價一高 而普通人難免望然而退 如現在之各新劇場 實爲闖人的獨有權 無論普通人聽不起 即踏戲亦無容身之地 戲劇原爲感化人心 反倒失去本旨 從前好角唱戲 人人皆可去聽 所以名重一時者 並非在闖人一方面 而今的好角色皆深藏閉錮 普通人只聞其名 不見其人 究竟梅蘭芳是怎麼個好法 余叔岩是怎麼好法 亦瞠目不知所對 至於其他各家好老 更難望其尊容 不知戲爲好角演唱 感化力最大 普通人的知識一經感化 受益良多 闖人兒程度較高 其優劣自無須戲曲感化 即有不良份子 亦非戲曲所能正其行爲 按戲曲一道 與社會人心確有連帶關係 並非僅在營業上注意 因爲此節時尙未到 是以人人都趨重金錢 即編無量數之新戲 亦與普通社會無濟 此等進化 直不啻淘汰二路角兒 場上要是不兩下子 新戲場就算吃不上 舊戲場又不够台柱子 只好在各處去打野鷄 若照這樣往下進化 舊人舊戲是越來越少 以全體

論 但日見頹衰 即聽戲人亦必少的多

戲在人唱

(記者)

戲不論新舊 只要好角兒唱 就另有可觀 往往極俗的一齣開場戲 到了名角一唱 就能作大軸子 聽主兒還要分外的長精神 就如從前龍長勝的虎鬥 以及譚鑫培的沙陀國等類 都不是這個意思 有時二黃班的碰碑 到了梆子班裏變成開場 二黃開場的渭水河 梆子班能作大軸子 這是秦徽不同的地方兒 照這們說 彷彿戲經名角兒一提倡 就能當大軸子 其實也有不盡然的時候 因為無論如何 這齣戲總也得討的出俏來才行 還得有點兒好穿插 要說文武貫串的慶陽圖 太平橋 多早晚兒也沒唱過第三去 若是譚鑫培還許提倡起來呢 來個李廣 也未必准不行 惟有幾齣天然的開場戲 實無法提倡 如美良川 虎囊彈 滾鼓 夜戰 西川圖 恐怕不論什麼好角 也不能叫人愛聽吧

戲台上不宜站閒人

(記者)

近來各戲園台上 往往站立許多閒人 四顧流盼 殊失文明雅道 若長此下去 不但演戲者出入有碍 觀劇者亦有碍觀瞻 且樓上既有女座 尤不得偷視斜盼 致涉嫌疑 若遇坤班 難免百弊叢生 望有管理之責者 將各戲台上站立之閒人禁止才好 除場面揀場人外 其餘一切使衣人 概不准其上台 杜漸防微 實不可少 果能將閒人去淨 既免口舌紛擾

台上亦見整齊，豈不兩有裨益。

雙獅圖戲名之商榷

(卓然)

雙獅圖舉者雙獅，非鼎也。觀者鮮氏影像，非畫也。考初命名舉鼎之意，蓋根據小生所唱昔日有個將伍員，力舉千鈞顯奇能。又昔日有個楚霸王，拔山膂力天下揚云云。伍項皆曾舉鼎，因徐之事蹟近似，即謂舉鼎，已屬牽強。至於以影像為畫（影像稱圖而可稱畫則不可），尤於理說不通耳。其別名雙獅圖，雖稍合於事實，但雙獅與圖像，截然兩物，而連為一名，並無文字貫串，亦未見妥。總之此劇之名，大有可議之處耳。

何桂仙演戲之次序

(記者)

何桂山當年演戲，總在開場後筭三齣，演畢即以戲份沽酒而飲，惟與張麒麟演安天會，何應扮天王，則不得不候至中軸以後始演，此昔年之特例也。

楊譚之一僧一道

(記者)

當年譚鑫培演戲時，曾在西山戒台寺受戒，蓋該寺為廣住僧人之古刹，楊小樓見譚如此，遂亦在西便門外白雲觀受戒，故小樓嘗與人云：譚老板與予，乃戲界中之一僧一道也。

黃忠是關公的徒弟

(好好)

記者嘗說：三國上黃忠是關公的徒弟，人必笑記者妄也。然細心考之，却有確證之可據。

不觀戰長沙一劇乎 關公用拖刀計 拖黃忠於馬下 黃忠因報關公不斬之恩 故有不討咽
喉 只射盔纓 見疑於太守韓玄 迨魏延殺玄救忠 投降桃園弟兄後 黃忠屢用拖刀計斬
上將首級 如探囊取物焉 定軍山斬夏侯淵 即用此計之明証 若謂黃忠素知拖刀計 當
初戰長沙關公拖黃忠時 黃何無一防備 竟束手任關拖其於馬下乎 由是觀之 黃之拖刀
計 後學於關公殆無疑義 故曰黃忠爲關公的徒弟

老鄉親談戲

(記者)

名伶孫菊仙嘗與人言 唱戲必須懂音韻之學 如四聲及反切 皆與唱戲有密切關係 蓋欲
求字正腔圓 非通韻學不可也 今一般之伶人 知此者鮮矣 又唱戲亦須通文墨 若胸無
點墨 俗不可耐之伶人 於戲中情致 多有不能理會 則其演戲寧復足規 余(老鄉親自
稱以下仿此) 最嗜程長庚劇 長庚演劇 無論在戲館 或在堂會 余皆往觀 余與長庚最
稔 長庚教誨備至 故余得親炙其餘緒 余學長庚戲時 長庚年才五十餘 正精力壯健
爐火純青之候 汪大頭年少於余 彼學長庚時 長庚已七十許人矣 故大頭之學長庚 僅
得其末年之餘韻耳 鑫培不過常爲長庚配戲 略得其神情氣度 至其唱工 則青衣腔與大
鼓腔 殆無所不有 駁而不純 不必爲諱 長庚逝後 大頭不常登臺 楊月樓與余皆留滬
滬上 都人欲聽唱戲 乃不得不趨叫天 時勢造英雄 於是滿城爭說叫天兒矣 嗚音必須

寬狹高下 色色皆備 若僅有一種 豈稱盡善 鑫培之嗓音 但在喉際耍弄 而無丹田真實力氣 所謂以巧勝人者也 劉鴻聲之嗓音雖高大 然其嗓音乃苦的 非若余之嗓音為甜的也 (老鄉親素有五味擬喉音之說) 余弱冠來京師 應鄉試未中 乃投筆走齊魯 習武藝 其後又返京師 日聆長庚歌 嗜之成癖 遂學戲 余為票友 並無師承 不過與長庚時相往還 以就正於彼耳 故余之唱戲亦決不授徒 余在滬十八年 未嘗納一徒弟 余之子孫 均各就所能 執業於商學各界 余亦決不使若曹繼余唱戲也 余平生自覺有三怪癖 一余向來不肯照像 上海之編戲考者求像於余 欲以刊入戲考 余勿可 余在滬十八年 亦未嘗留一片影 二余不肯以聲調入留聲機器 某公司以中國名優之聲調羅致殆盡 所未及者 僅余一人 乃遣使往返數次 請余一歌 余終不可 故至今留聲機器中 無余之唱片 即有亦是偽造 三即余頃所述不授徒是也 此三事雖近怪癖 然余不失為票友之本色 於此亦可見矣

論戲單

(濤痕)

中國戲界宜改良者 戲單其一也 戲單兼戲報子而言 戲報子者 張貼於通衢 某園日演何戲 夜演何戲 北京當年之戲報子 較今日之戲報子不同 長短相等 而寬窄僅得其半 從前之戲報子 以不貼戲為佳 (廣德樓初一至初四 三慶班準演各樣新戲) 彼時制度

京城只準設戲園九家 而當年之三慶四喜春台瑞和成等班 輪流至各班演唱 每四日一易其地 故有一至四五至八九至十一十二之說 謂之戲轉 四日之內 第一日與第四日 特別演好戲 將使願曲者隨班子轉至他處 亦一種招徠法也 大凡新年至二月底 皆不貼戲名 只書各樣新戲 每日配戲何名 外人不知之 但欲聽某角者 即至某館子可也 若連日上座不好 則貼一二戲以叫座 故戲園中有粗戲單 用種小紅紙書戲名 閱後攜之以去 其中必有一二錯誤 或用○○○以代一戲名 每戲單索制錢一二文 其後則當十錢一文 迨至演三四齣以後 又送戲單一次 是改無訛之戲單也 此次用更小之黃紙 印戲名於上 此單則每人一張 以售於觀者 亦索錢爲例 中國戲館 以戲單售錢者 惟北京有之 津滬漢粵無此例也 其所以然者 本日共演若干戲 孰先孰後 未能知之 故觀者有先睹爲快之心 售戲單者 如一種捷報之類 而今日情形不同 報子所書之戲 無論角色之優劣 無不大書特書 而樓欄更遍貼戲名及角色 則無戲單之必要 若必欲戲單之制 則宜加以改良 須將戲之事實 印於單內 蓋看戲者未必人人內行 雖文昭關天水關 而亦有不知 苟非說明 則莫名其妙 余更以爲戲園中於每戲之更變 宜在柱上標明某戲 否則相似者 易混也 戲報子以上 亦必加以地名 否則廣德樓之地點 未必人人知之 報上登告白亦然 只知某舞臺而不知舞臺在何地 况有電話 亦不書電話號數 尤有礙於營業 此由於

戲園個中人腦筋太單簡 百年舊制 不知變更 以爲看戲之人 當然知某館子在何地 至於天津上海之戲報子 有一家而貼一張者 亦有貼三四張者 天津戲報雖有字大 而館名之字小 幾乎莫識 如此則戲報子之不講求可知矣 戲單若不改良 不如廢去戲單之爲愈也 戲報子亦然 總可使人易知 而後乃有效力也

捧角

(周丹忱)

近來社會上的惡習 就是捧角 捧角云者 非必舞台上之名伶 茶肆中之票友 凡一國中幾個有權勢的人 無在不可捧之列 然捧之有利有不利者何也 蓋捧之於舞台上之難 捧之於散間之日易 苟以閒散而忽之 上台而悅之 是未得捧之法 其無效也故宜 畢秋帆之捧李桂官也 幾經挫折 履冰雪而不辭 得有成全之果 至今傳爲美談 某名士之捧某偉人 屢上條陳 歷八載而不變 故得科員之缺 吾輩作爲笑柄 其事固佳 其人不堪問矣 然捧角君子 又不可不借以爲法 一笑

竹軒說戲

(竹軒)

△伶人上台台下叫好 名爲碰頭好兒 此乃對於伶人名譽上的關係 又爲捧場者之討歡喜也 至出場後之叫好者 則視唱作之程度力氣如何 惟有唱探母之公主 在盜令一場 可於下場時要好兒 當公主誰得令箭到手 一手抱兒 一手執箭 向內走去不妨其慢 且

須慢而兼穩 如波之平 愈走愈慢 愈慢愈穩 自然要得一聲叫好兒 扮公主者以爲然否
△評戲捧角兒 向係兩工活 研究戲情戲理 如何做如何唱 使觀劇者閱過報章 再去看法
戲可借以猛省戲劇真像 方爲戲評 至於捧角之文 登諸報紙 不但不能增閱者學問 反
足速閱者思想 委因捧角兒之文 如作八股之接搭題一樣 生拉硬扯 無理謬理 分明作
的過大 偏說發賣力氣 使優伶一聞此言 以爲誇獎明當 從此照前作去 毫無改正之方
聽者外行多而內行少 更無從加以可否 鄙人戲學微知一二 故不敢以評戲自居 祇以說
戲塞責 評戲乃論人之短長 說戲要先講審音律 何爲陰平 何爲陽平 即以作戲一層說
如八大錘之陸文龍 由前至後 莫脫一十六歲之孩童氣 方爲正當 所以老十三旦最能擅
長 類此頗多 不能備載 容待評談可也

△演戲規矩 前台不准說更 後台不准說夢 習慣已久 無足怪者 今人唱黃金台王佐斷
臂等戲 每每念聽樵樓打幾經爲打幾更 雖對於唱工無甚關係 然其授教相沿終算疵點
莫若直接念更 倒覺爽快

△翠屏山一劇 楊雄與潘巧雲對白 至交友休交無義郎句 楊雄下場 而石秀上場 在石
秀上場 當先念哽啣啣 今者皆念爲哪哈哈 是爲不對 因石秀此時 是睡夢初醒 尙
不知楊雄巧雲一夜之功 竟致變卦 所以宜有困倦之形 而不宜有憤恨之氣 至後將潘老

丈請出 心地明白 始行告辭 方露氣色 做戲要懂戲 情理不通何能研究至此
△自新戲排演以來 而舊戲實形退化 以目前而論 鬚生中無汪桂芬譚鑫培之角色 花臉
中無金秀山之角色 三花臉亦無劉七趕三羅百歲之角色 而龔雲甫之老旦已老 朱素雲之
小生已歇 撫今追昔 誠堪浩嘆 惟佈景則比往昔進益多多 往昔無佈景而有彩切 彩切
類似戲法 果不道破 有令人不測之妙 佈景乃擺設精緻 再借電光以爲助 所以眩人耳
目 煥人精神 惜昔人唱作之工 未及今時佈景之輔助 是亦一遺憾也

戲場碎話

(記者)

戲場之對聯 平平者多 出色者少 就愚所憶者 略錄數聯 堯舜生 湯武淨 桓武醜末
古今來幾班妝點 日月燈 山河影 風雷鼓板 天地間一大戲台 相傳此聯 係乾隆御製
誠所爲謂空一切者 又如集四字句聯云 奏其樂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有同聽焉斯爲善 聞其
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若是班乎可以觀 毫無堆砌之弊 班字用得尤爲新穎 以上二則 均
係文筆 佳聯尙多 不及備載 唯白話只有二聯 均係野台謝秋者 其一 要看早些來妙
機關全憑起首 既聽完了去好結局盡在後頭 其二 要看看者看愛聽者聽看聽各隨自便 說
好使好說歹便歹好歹要唱三天

版 所 有 權
不 准 翻 印



十七年八月初版

編輯者 實事白話報編輯部

發行者 實事白話報發行部

印刷者 實事白話報印刷部

每册定價洋叁角